

# 白面霸王唐繼堯

悲山愁水獨罪東方

楊

森



白面霸王唐繼堯

一九九

龍雲的老闆「白面霸王」雲南都督唐繼堯戎裝照

他家累世都以科名顯於鄉里，父親尤為邑中名宿。據說他生有異徵，兒時曾祖母把他抱在懷中，讀古人詩句，他總是凝神傾聽，若有領會。長大了些，最喜歡聽忠孝事跡，和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又愛和鄰童佈壘對陣，由他擔任指揮。小朋友之間如果起

了爭執，他每以調解自任，因此他的曾祖母頂鍾愛他，有謂：

「此子少異常人，長必爲吾家千里駒。」

唐繼堯六歲入塾，十五歲中秀才。前清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雲貴總督下令各府，保送留日學生，他自動報名應試，獲得錄取。到日本後先進振武學校，學習陸軍。當時同期同學二百餘人，就數唐繼堯年齡最小，面紅齒白，丰姿翩翩，風流儒雅的外貌之內，却有着萬丈雄心，滿腔熱烈的愛國情緒。許多人都以爲唐繼堯是民國以後的西南軍閥之一，一生一世都在做西南王的迷夢，殊不知他向以東大陸主人自居，有志建立一個黃種人的亞洲強國，以與歐西列強相抗衡。我們試看他旅日留學時期，少年時代所寫的詩，那真稱得上是氣吞河嶽，目無餘子。例如他赴日第二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二十三歲時作的一首「乙巳夏日偶成」，他就曾這樣吐屬不凡的寫着：

莫對青天喚奈何，掃開憂憤且狂歌，壯心百鍊鋤羣醜，寶劍雙飛碎羣魔。鑄造蒼生新模範，安排黃

種舊山河，澄清事業尋常舉，歐亞風雲亦太和。

還有同年重陽節，他跟朋友唱和的一首七律，更可以由而想見他的胸中抱負：

沉陸神州最可傷，又逢佳節更愁腸，黃花不管人間恨，猶向疏籬放晚香。

平生不解賦離騷，高唱軍歌氣自豪，菊酒悠遊等閑事，金章寶劍比登高。

霸權東亞幾時成，破碎河山魂夢驚，掬得太平洋上水，快分霖雨潤蒼生。

美雲撩亂歐風狂，話到中源淚幾行，多少光陰忙裏過，秋風容易又重陽。

振武學校畢業以後，唐繼堯被分發到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見習，見習期滿，升入士官學校第六期，習砲

科，與蔡松坡（鏞）、李烈鈞、羅佩金、閻錫山、趙恆惕諸氏同學，也參加了同盟會，還組織了一個陸軍團，以推翻滿清、革除專制爲唯一目的。又創設武學社，刊行「武學雜誌」，提倡國人尙武精神，辦雲南雜誌，喚起滇人同起救亡。雲南革命思潮的輸入，就是以雲南雜誌爲其先聲。

便在唐繼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了業，在東京小作勾留期間，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界，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由於日本軍方對於中國留學生頗有畏忌，他們不使中國學生涉及高深軍事學問，在教官傳授課業的時候，經常有所保留。唐繼堯他們求知心切，千方百計的搜購到一批軍事學書籍和資料。事後爲日方所知，乃有搜查之舉。甚至於還有人因而被捕，書籍資料也大半被搜去了，中國留學生憤懣不平，於是相率回國，唐繼堯也放棄了在日本繼續深造的機會，匆匆束裝就道。他和羅佩金等雲南留日學生，特地取道仁川、漢城，穿越東三省，抵達天津。他在途中曾經寫有如下兩首慷慨激昂的詩，可以想見他當時的感觸和志向：

#### 一、游韓感賦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  
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

#### 二、奉天車中

怪得東方逞虎狼，江山大好醉人腸，男兒若遂生平願，也應從容併八荒。

### 曠世男兒立馬崑崙

唐繼堯遨遊京津，他曾逗留過一段時期，把他從東京帶出來的軍事書籍，和他對於日本、韓國、東北考察

的心得，翻譯整理，寫了二十幾篇文章。這是他出演五年留學考察的總收穫，對未來雲南確有重大深遠的影響。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他曾暢遊京師萬生園，那一天恰好是中秋佳節，所以在這首詩裏他曾流露出他的俠骨柔情：

縱酒狂歌百丈樓，江山滿眼盡中秋，才前奮恥三千載，人是中原第一流。  
紅袖有心添我恨，黃花無語助人遊，欲窮曠世男兒眼，立馬崑崙頂上頭。

柳絲萬縷復千條，暮暮朝朝拂畫橋，大陸國魂摧殆盡，中原王氣未全銷。  
名花好鳥誇新圃，剩水殘山問舊朝，多少憂愁暫拋却，暢懷權聽玉人簫。

他年舉事慶天長，喚起嬋娟詠羽裳，解脫慈悲邊佛子，潔清身世水仙王。  
茶香花媚淡金粉，日白鏡紅活玉堂，後起英雄偏偉大，前人富貴窳汾陽。

功名塵土漫相誇，要種神州第一花，白玉欄杆秋玩月，青燈樓閣夜評茶。  
婆心愛國真天性，細語親人慧齒牙，最是多情楊柳樹，深宵尤送美人車。

好個「人是中原第一流」，好個「要種神州第一花」。清末民初，我國的革命志士，大都具有像唐繼堯這樣的豪情勝慨，凌雲壯志。這實在是六十年以前，推翻滿清，肇造民國的一股原動力。

宣統元年冬天，唐繼堯自天津啓程，遊返昆明，那時候法國人與修的滇越鐵路已經通車，他過越南，留有「萬樹桃椰一曲歌，斜陽濕處過紅河，江山錦繡蒼生苦，不出斯人奈爾何」。跟「危山立馬望西歐，富貴浮雲未可求」的詩句。

二年庚戌（一九一〇）正月，在河口、昆明道中，他又有「偶成」詩一首：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雄才幾輩傲崑華，千古

功名未足誇，蕞草他日收拾淨，江山徧栽自由花。

在這首七律中，值得注意的是「昆池水淺且潛龍」，和「都入堯雲舜雨中」兩句。前一句證明了我說唐繼堯志在成爲東大陸的主人。後一句則語涉雙關，因爲「堯雲舜雨」，是在隱指他自己，以及他的令弟唐繼虞。

唐繼堯學成返滇之初，他被派任雲南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不久，又調任陸軍第十九鎮（師）正參謀官。同年秋季，由於籌備秋操有功，調爲第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營長），下轄前、後、左、右四隊，亦即四個連。

寫到這裏，我就不得不將在中華民國史上，居於相當重要地位的滇軍，其淵源、沿革與內情，加以概述。由於雲南向爲我國西南邊陲奧區，地理形勢，相當重要。尤其自從英佔緬甸，法侵越南，我國西南藩籬盡撤，雲南也就成爲邊陲門戶，國防奧地。英法兩國在前清光緒、宣統年間，持續不斷的巧取豪奪，蠶食鯨吞，向雲南省積極進行侵略。雲南的地方實在太大了，如像邊境的一些土司，他們所管轄的地方，往往比內地的一個行省更大，江心坡一地就有西康全省那麼大的面積。明清兩代，都不曾在這些地方建立行政區，英法兩國遂而恣意侵略，逐個吞噬。在國內則以爲所失去的國土非省非縣，往往輕易忽視。殊不知所喪失的領土往往是十萬八萬方里。到了民國年間，雲南所存的領土猶在七十萬方里以上。但是，被英法兩國逐次佔了去的，却有現存面積的兩倍左右。

## 雲南新軍與講武堂

前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爭告終，越南歸於法國，自此以後，歷任雲貴總督都是懦弱無能，畏葸怕事之徒，坐視大好河山逐步為英法兩國吞併。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蒙古鑲藍旗的進士錫良出任雲貴總督，他鑒於雲南的軍政久廢，器械奇缺，決心在雲南建立一支國防武力。正好在這一年的七八月間，清廷陸軍部奏准在全國各省編練三十六鎮（師）新軍，規定京畿駐紮新軍四鎮，其餘各省則除了我們四川因為居於長江上游，與西藏（當時西康尚未設省），雲南接壤，而物產豐隆，比其他各省容易籌款，指定編練三鎮新軍外，規定編練新軍兩鎮的計有雲南、直隸、江蘇、湖北、廣東、甘肅六省，只須編練新軍一鎮的係為山東、江北、安徽、河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西、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十七個省份和地區。以近畿新軍的第一鎮為始，番號由清廷預先排定，一鎮兩協（旅），一協兩標（團），例如近畿新軍第一鎮的兩個協是第一協與第二協，四個標則為第一至第四標，第二鎮即為第三、第四兩協，第五至第八；四標。雲南新軍被編為十九鎮與二十鎮，下轄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共四個協，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個標。

清廷原規定雲南應在五年之內，籌餉添練，編成新軍兩個鎮。但是錫良却積極從事，立即入手，他將雲南舊有的防營全部加以改編，添購槍砲，正式成立雲南新軍。然而，最重要的，還在於他遵照清廷的規定，在雲南省垣設立了往後蜚聲中外，名噪一時，培植了無數優秀將領的雲南講武堂。

雲南講武堂創辦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地點在昆明，創辦人是雲貴總督錫良，根據清廷練兵處新定陸軍學堂辦法二十條，其中第十三條，即以明文規定，全國各省應在省會所在地設立講武堂一處，為現任帶兵官的研究武學之所。講武堂的性質，和各省各設一所的陸軍小學，截然不同。這一點，祇怕現在很

少有人弄得清楚明白了。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下令各省普遍設立武備學堂，由於其需要之不同，性質亦各殊。一般而言，分爲下列五種：

一、正課學堂，計分如下四等：

1. 陸軍小學堂：教授普通課程及初級軍事學。養成忠愛、武勇、機敏、馴良之性質，以培植軍人的根本。

2. 陸軍中學堂：教授高級普通課程，及緊要軍事學，養成立志節、守紀律、勤服習的實際，以擴充軍人的智能。

3. 陸軍兵官學堂：教授實行兵學，分講堂、校場、野外教授演習，爲造就初級軍官之所。

4. 陸軍大學堂：教授高等兵學，統匯各科，淹統融貫，具指揮調度的能力，爲造就參謀及要職武官之所。

陸軍小學，嚴格訂定各省及京師，均須設立一所。滿清八旗兵駐防地，則可設可不設，不設的，附於本省陸軍小學之內。陸軍中學全國共設四處，地點擇在直隸（保定）、陝西（西安）、湖北（武昌）、江蘇（南京）。（陸軍兵官學堂設在保定，也就是往後造就大批人才的保定軍官學校。陸軍大學堂則設在京師。由陸小升陸中、保定軍校需時七年零四個月，讀到陸軍大學畢業，足足的是十年之久。

二、蒙古小學堂，設在京師，專門招考蒙古學生。畢業後，可以升入陸軍中學。

三、近畿陸軍速成學堂，二年畢業，分發京師附近軍隊充任學習官，六個月後，分發各省，以隊官（連長）、哨官（排長）任用。

四、陸軍師範學堂：係在直隸武備學堂學生中挑選一百名，訓練一年，期滿後，充任各地陸軍小學堂教習。

五、講武堂：設在各省省會，分上級、下級兩等講堂。上級班訓練從統兵官到管帶（營長）中高級軍官，下級班則訓練管帶以下的各級官長。講武堂的訓練期間為一年，稱作一輪。一輪又分三期，每期必須受滿三個月，三期屆滿，再下部隊。各級軍官受訓期間，職務由裨將或營官暫代。

清廷規定，各省講武堂應由各省將軍、總督、巡撫辦理，並奏委大員總其成。除了本國教習，尤須聘請外國教習一員。課程方面，上級班注重兵學大綱，備指揮操縱之用。操場操演，只要熟知利弊所在就可以了，不必親自下操場。下級班則講堂、操場並重，也就是說，學員必需天天出操。

### 南北名將雲集三迤

各地的講武堂，都附有當地最精銳的一支隊伍，按照規定各省督撫應在全省部隊之中，挑選一二營操練最精的部隊，外加馬、砲、工程各一隊（連），久駐省垣講武堂，作為各將弁受訓考求操法，調度演習之用。

雲南講武堂，不但建立得早，而且由於歷任雲貴總督，如錫良、李經羲的備極重視，竭力經營，師資、設備、辦理的認真，訓練的嚴格，在全國各省講武堂之中，確實是首屈一指，成績最優的。雲南講武堂的第一任堂長，便是有湖北三傑之稱的陳宦（此外的二傑為吳祿貞，藍天蔚）。陳宦字二庵，湖北安陸人，光緒年間得過拔貢，肄業於經心書院。後來棄文習武，在湖北武備學堂讀畢了業，往投統率武衛全軍的大學士榮祿，當了一名管帶。庚子拳亂，他曾護餉到西安，因為跟榮祿合不來，憤而離職，到河南督學使林紹年那邊，充任一名



幕客。恰好錫良由山西巡撫升任四川總督，他路過鄭州，林紹年順便把陳宦介紹給他，一談之下，相與大悅，錫良就把陳宦帶到了四川，任他爲常備軍幫辦（團附），不久就由錫良的一手提拔，青雲直上，陞任營務處總辦、常備軍統領（團長）、武備學堂會辦、總辦。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錫良改任雲貴總督，命陳宦率部一標入滇，加上雲南原有的常備軍一混成協（混成旅），再予擴充，很快的就成立了雲南新軍第十九鎮（師），陳宦連陞三級，榮任第十九鎮統制（師長），兼雲南講武堂第一任堂長。

陳宦在昆明住了一年半，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入滇，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正月，錫良調任東三省總督，陳宦又跟錫良轉赴奉天（瀋陽），從他的手裏成立了新軍第二十鎮，仍由他任統制。短暫不到兩年期間，他算是在西南和東北，各建立了一支強勁的常備軍。陳宦不失爲一員精明強幹的將才，他在雲南一年半，就已經奠定了雲南新軍的基礎。錫良調差，接任雲貴總督的是李經羲。李經羲是前清咸同中與名臣、淮軍統帥李鴻章的姪兒，他對於編練新軍，也是非常之注意。除了雲南原有的軍事人才，他竭盡可能的加以挽留，又從各地招攬而來不少國內知名的新軍將校，如同北洋之虎段祺瑞的左右手、民國以後迭任山東督軍、陸軍總長、內閣總理的靳雲鵬，當過一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的北洋皖系將領曲同豐，十九鎮統制，辛亥（一九一一）重陽節昆明起義被戕的鍾麟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自日本學成歸國的唐繼堯、李根源、李鴻祥、謝汝驥、羅佩金等，都能被他重用，一面担任中級軍官，一面在雲南講武堂任教。後來又由於羅佩金的介紹，請到了日本士官畢業生，湖南寶慶蔡松坡、雲南新軍將校的陣容就更堅強了。

雲南講武堂的堂長，或稱總辦，或稱監督，在雲南起義以前，主持過雲南講武堂的有蔡松坡、李根源以及湖南長沙人，日本士官畢業的沈汪度，字石荃。當過教官的則有羅佩金、謝汝驥、李鴻祥、張開儒（曾兼任提

調)，庾恩陽、黃毓成、劉祖武、顧品珍、張子貞、福建侯官革命先烈方聲濤、朱培德和趙廉時等，他們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民國二年唐繼堯自貴州都督回任雲南都督後，就一直由他兼任堂長了。

這許多出類拔萃的名教官，還有雲南講武堂歷屆畢業的優秀學生，連同李經羲帶到雲南的北洋將校靳雲鵬、曲同豐等，都曾是民國前後歷次戰役中的名將。雲南講武堂的師生遍佈天下，在民國軍事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這是一致公認的事。

### 昆明光復滇軍援川

雲南講武堂將才之盛？民國前後，歷任雲南軍政首長錫良、李經羲、蔡松坡、唐繼堯四氏的煞費苦心，經營擊劃，誠然功不可沒。然而更主要的一層原因，還在於袁世凱所建立的北洋新軍不以人才爲重，袁世凱的一貫作風，是在行伍之間選拔將校，一來便於駕馭，二來更不致於影響他那半瓶子醋居然身爲北洋軍統帥的地位。袁世凱對學有專長的軍校畢業生心存忌刻，不惜加以排擠，尤以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爲最。他曉得日本士官中國留學生中大都是革命同志，他自己心懷鬼胎，當然也就不敢領教。

問題在於我國自有學生留日後，因爲智識青年志切匡復，多學軍事，北洋軍不表歡迎，南方的革命軍又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後風流雲散，全中國就祇有雲南地處西南邊陲，爲袁世凱鞭長莫及，前後主持滇政的蔡松坡和唐繼堯，不但同爲革命同志，尙且還是士官同學。於是他們就只有進入雲南謀一枝之棲。大量的軍事長才湧入雲南，乃使滇軍成爲南方之強，在蔣總統創辦的黃埔軍官學校尙未成立之前，全國軍隊，也唯有滇軍可以和強大的北洋軍分庭抗禮，進而付之一戰。由而可知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雲南起義護國戰

爭，蔡松坡以一師一旅之衆，與北洋軍精銳曹錕、張敬堯、吳佩孚、馬繼曾、齊燮元、馮玉祥、伍禎祥、李炳之等部相持了那麼樣久，決非出諸偶然。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陰曆九月初九，雲南起義，一戰成功，唐繼堯是自始至終參與其事的中堅份子，主要將帥。由於當年蔡松坡正任新軍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旅長），練兵巫家壩，在革命黨籍的新軍將領之中，他的階級最高。另一方面也因為自蔡松坡以次的新軍將領如唐繼堯、羅佩金、李根源等不都是士官同期，而且階級也不相上下，這才由湖南人領導雲南新軍舉事昆明，衆將校一致推選蔡松坡擔任總指揮。當天反正按照預定計劃兵分三路，蔡松坡和謝汝翼等率領步兵由巫家壩大營入城，攻打軍械局。唐繼堯、羅佩金會同李根源、庾恩陽、劉祖武等指揮砲兵，由北較場軍營出發，直撲昆明城裏的雲貴總督衙門。雲南講武堂監督沈汪則在城內集合學生，屆時開城響應。

陰曆九月初九的那一場夜戰，仍還是以唐繼堯發砲攻擊總督衙門，所產生的威力最大。一夜混戰過後，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藩司世增被殺，李經羲棄職潛逃，後來仍被革命軍搜獲，護送出境。九月初十黎明，昆明全城光復。當天下午各級軍官開會，推蔡松坡爲都督，唐繼堯副之。但是唐繼堯却極力謙辭，後來他被任命爲軍政部次長（總長是李根源）兼參謀部次長（總長殷承祿）。雲南軍政府成立以後，首先就把雲南的部隊編成兩個師，第一師師長韓建鐸，第二師師長李根源。九月中旬，雲南軍政府即已決定派第一師第一梯團（旅）接川。從此，就牽涉到查里·約翰女士所問的第一個問題，龍雲和盧漢早在四川「捉過強盜」的這一件事了。

蔡松坡當了雲南都督，首即從事派遣滇軍援川，無可否認，其最早的動機是爲革命大局，民國前途着想。他的戰略計劃是滇軍北上入川後，協助川胞反正，然後順江而下，和武漢三鎮的革命軍會師，共同從事北伐。

此所以在他九月二十日致鄂軍政府的電文之中，曾經彰明昭著的這麼說：

「……滇軍邊遠，分兵助戰緩不濟急，至深愧憤。惟有以蜀事自任。現在正準備入川，川定東下，會師長江，共圖北進。師期既定，即當電告。」

而鄂軍政府也立刻回電表示贊成，有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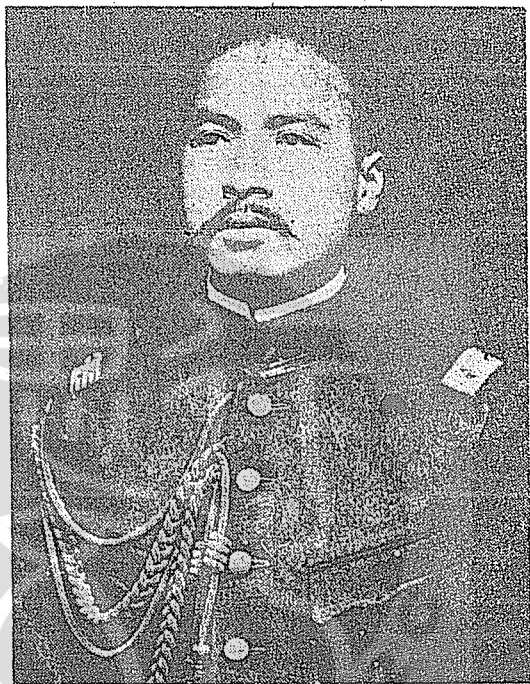
「貴都督以川事自任，碩畫極佩。川事定，湘鄂可免西顧之憂矣。敵帥北歸，敵軍仍與我相持於漢口，大小數十戰，勝負未分。現長江兵艦均爲我有，擬俟湘、贛、皖各省兵到，水陸會合，再斟酌情形辦理。」

### 尹昌衡擋滇軍的駕

得到鄂軍都督黎元洪的這一封回電，蔡松坡遂在派遣第一梯團入川後，又着手編組第二梯團繼續北上。同時他又通電全國，宣佈滇軍入川的動機與目的，由於當時四川成都、重慶等地革命同志業已相繼起義，全面反正，所以蔡松坡的電文中，也不得不改了個理由，說是爲了「現在川省同胞，上被官虐，下被匪擾，水深火熱，亟待救援。非先將川亂戡定，則我軍東下，難免後顧之虞。」

當四川光復之初，在省垣成都，有正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其後巡防營兵變，搶劫藩庫，騷擾市廛，軍政府陸軍部長尹昌衡率領新軍一營入城平亂，我是這一營的四員隊官之一。亂事收平，蒲殿俊等人逃匿無蹤，我們便推舉尹昌衡任都督、羅綸副之。我又奉命到四川總督衙門，把猶在成都掀風作浪的卸任總督趙爾豐，抓來殺了。成都局勢，已如磐石之安。

我部下的一名哨官（排長）夏之時，我派他扼守成都以東要隘龍泉驛，他却連絡上當地駐軍一隊（連），



曾任唐繼堯總參謀長庚恩揚

騎兵、工兵、輜重兵各一排，糾合了二百三十多人，在龍泉驛土地廟誓師起義。夏之時被推為革命軍總指揮。他率部東下，到簡陽又有一百八十餘名新軍參加，再開樂至，駐軍歸附向義者多達三百餘名。然後趨安岳、潼南、由水道直抵江北黃桷樹、龍隱鎮、浮圖關（就是抗戰時期聞名中外的復興關），轉入重慶城。果然吓得川東道朱有基潛逃，重慶知府鈕傳善、巴縣知縣段榮嘉、巡警總署長楊體仁獻印投降。十月二日，重慶光復，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副之。

十月六日，涪州獨立，革命黨同志楊兆蓉、鄧西林等，舉永寧道劉朝望為都督，溫翰楨為副，成立了川南軍政府。七日滿清大吏端方在資州被殺，駐資州的湖北新軍電告重慶軍政府，宣告反正。十二日川南都督劉朝望、下東副都督劉漢卿通電自去名號，歸併於重慶的蜀軍政府。同日雲南、貴州、湖南三省通電承認蜀軍都督張培爵為四川都督，詆毀我們的成都軍政府為「哥老會政府」。但是張培爵、夏之時却能深明大義，毫無爭權奪利的私心，他們發表通電，讓四川正都督於尹昌衡，張培爵坦然赴成都，就副都督職。夏之時表示他年紀還

輕，希望出國深造，重慶各界感念他的功勳，饋資送他三萬元的旅費，放洋留學。二月二日成渝兩地軍政府換約簽字，正式合併。重慶軍政府改組爲重慶鎮撫府，由尹昌衡派他的同學好友胡景伊任鎮撫長。

到這個時候，四川全省各地俱已易幟，一致團結於四川軍政府的大纛之下。革命同志所表現的熙和揖讓，精誠團結，實爲起義各省所罕見，這是值得大書特書，垂諸久遠的一段光榮歷史。各州各縣，在起義初期，雖然也曾有過小小的騷亂，然而各地同志都能以大局爲重，相忍而安，確實不曾拈出什麼大紕漏。蔡松坡爲滇軍入川，一再強調的「上被官虐，下被匪擾，水深火熱，亟待救援。」形容得未免有點過份。

不過，在成渝兩地軍政府合併之前，蔡松坡迭電重慶蜀軍政府張培爵，力稱滇蜀誼切唇齒，星夜馳援，不獨以酬蜀省協濟之恩，（前清時代，雲南軍費，一向是由四川協濟的），亦以伸天下同仇之義。張培爵倒是確曾覆電表示歡迎滇軍入川。因爲，昆渝兩地電報往返之際，川督趙爾豐猶未就戮，成都的局勢不太安定。同時援鄂援陝軍情也是相當的緊急。等到辛亥十月十八日，尹昌衡撥亂反正，殺了趙爾豐，就任四川都督。四川全省秩序逐漸恢復，尙且已在擴編新軍四鎮（四個師），準備援鄂、援陝。滇軍援川之舉已屬毫無必要，所以，尹昌衡早在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三）元月十四日，即已去電昆明，擋滇軍的駕，他在電報中說：

「川局大定，尹昌衡、羅綸爲都督，陸軍已成四鎮。滿帥既殲，滿人繳械毀城（按指旗人所住的滿城），同志軍一律安定。請總司令官將雲南援川之兵撤回，以釋羣疑。不然，人心惶惑，恐生意外之變。」

### 鄰省相侵開了惡例

然而，成都軍政府的這一個擋駕電報發出，爲時晚矣。因爲，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滇



張子貞，早年的滇軍第一師長

一到瀘州，就擺出殺氣騰騰，大張撻伐的架勢，公然將革命同志，民軍政府當做「強盜」來勦了。方到敘州（今之宜賓），立刻便以兵力強迫解散同志會，機槍濫射，殺傷無算，又把國民軍司令長劉禮謙，抓了去槍斃。然後佔據敘州各地，用入行政，一概換上了隨同大軍前來的雲南人士，把持稅收，攫奪庫存，更積極向富順、自流井川中富庶地帶進兵。成渝兩地軍政府一看滇軍來勢汹汹，都嚇慌了手脚。成都軍政府電請滇軍撤回，重慶軍政府則特派全權委員謝持，趕到敘州，和滇軍辦交涉。他抵步時，方始發現滇軍除了兩位梯團長之外，還派出援川巡按使郭燦、副使陳先沅，與滇軍同行。於是，滇軍以援川巡按副使陳先沅為全權特派使，應謝持之邀，一同抵達重慶。幾經磋商，方與重慶蜀軍政府，在元月四日簽訂了以下九條省與省間的條約，這九條條約

軍謝汝翼、李鴻祥兩梯團（兩個旅），即已自雲南昭通大舉入川。事先，便有旅昆明的四川同鄉，飛書密報，滇軍入川意在侵略，他們的隊伍，都奉到了密令，入川以後應該「得尺進尺，得寸進寸」，一步不容放鬆。所以，滇軍

的要點如下：

一、川方承認滿帥（按指趙爾豐）雖已就戮，然而大局「未穩」，「內亂未清」，「相互借助之事甚多」，因此而與援川滇軍略定條約。

二、滇軍入川兩梯團，由蜀軍政府每月協助軍餉五萬兩。倘若蜀軍政府一時週轉不過來，「得由滇軍就地籌借各公款應急，日後統由蜀軍政府籌還。」

三、滇軍有贊助蜀軍政府調和統一全川軍政府之責，如蜀軍政府有請託滇軍贊助事項，滇軍須竭全力以應之。

四、滇軍行軍，概以蜀軍政府所請託者行之。不過，方向一定，滇軍仍可按其「戰略計劃，相機行動」，一面通告蜀軍政府。

五、滇軍所到之處，行政機關由蜀軍政府自行設立。不過，於滇軍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和運輸糧草各事，「得由滇軍直接指揮該地方行政機關籌辦，務期滇軍進行，毫無窒礙。」

六、滇軍所到之地，有為蜀軍政府維持秩序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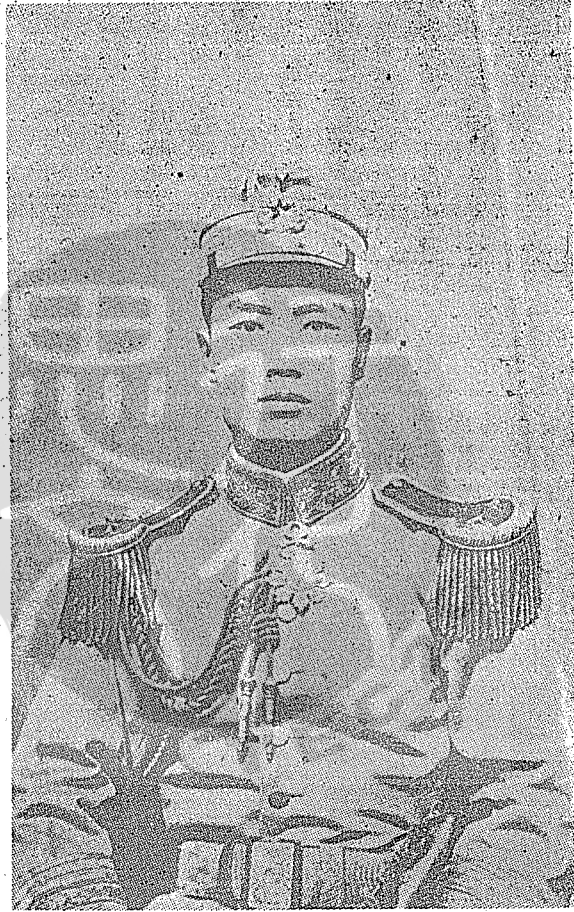
七、全川大局統一廓清後，條約效力即告終結。

八、條約效力未完結前，雙方如有他種要求，得另行協議。

九、本條約以簽字之日，為實行之日。

然而，在這一省與省間的條約簽定實施後，不但駐敘州的謝汝翼梯團長，拒不交出行政權。入川滇軍，尤其分兵兩路，一路攻佔富順，殺了富順民軍司令范華階。進駐於岳，又有民軍司令鄧樹北被戕。他們在敘州





劉祖武，早期的滇軍第二師長

清吏拒不肯降，被民軍圍困了一個多月，猶未能下。李鴻祥所部自告奮勇前往攻打合江。川南軍分府特地派司令部長黃方，率領所部一百數十人充任前鋒，給李鴻祥的第二梯團開路。

黃方是四川早期的同盟會會員，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夏天，他便和熊克武等在成都密謀起義不成，從而組織

驅逐宜賓知縣孫某，派雲南大關縣丞彭汝鼎署理縣知事，催科勒稅，逼得四境譁然，縣民叫苦連天。又在自流井派雲南人黃玉田爲鹽運使，沒收了大批鹽斤，加以變賣。另一路滇軍則爲第二梯團李鴻祥的隊伍，他們在元年元月十六日開到瀘州，瀘州各界歡迎入城。十七日那天，因爲合江

民間會黨，成立萬國青年會。這年十月十日清慈禧太后的生日，黃方他們又預備在成都舉事。事洩，黃方等被清吏逮捕下獄，被判永遠監禁。直到辛亥九月成都起義獨立，他方始獲釋，立刻就趕到瀘州，組織民軍，担任司令部長，成爲川南軍分府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黃方被殺慘絕人寰

元年正月十八日那天，黃方帶隊一馬當先，他攻到合江城下，放了一排槍，合江城裏立刻就開城投降。黃方首先入城佈置一切，他很細心，唯恐圍城的民軍會跟即將開到的滇軍發生衝突，他先一步將民軍解散，然後再折回去迎請李鴻祥的二梯團進合江。

甚至於在滇軍入城駐紮以後，黃方還在合江城裏留住四天，幫滇軍代辦善後事宜。等到一切都辦妥善了，他把一座合江縣城交給滇軍，帶起他的隊伍折回瀘州。他怎料想到滇軍居然會在途中的蔡壩，設下埋伏，佈下了天羅地網。黃方帶隊經過，但聽見一片「繳槍！繳槍！」的喝令，他四下張望，心知身陷重圍。却是他認爲滇軍終歸是友軍，不會拿他們怎麼樣。所以他放棄抵抗，命令所部把槍支放下。

殊不知民軍一繳槍，滇軍立刻就是槍聲四起，彈下如雨，一百餘名民軍無從閃避，全部被滇軍擊斃。一場血腥的屠殺，直殺得蔡壩路上遺屍纍纍，血流成渠。然而最慘的還是革命同志，同盟會員黃方，他被滇軍生擒活捉，然後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拔舌，剖腹，挖心，令他不得全屍而死。

黃方及其所部一百數十人無辜悉遭屠戮，四川各界悲憤交集，忍無可忍，蜀軍政府上電孫大總統報告實情，川南軍分府同仁也上電孫大總統呈述經過。成都軍政府則派兵南下，在自流井界牌與滇軍兵戎相見，戰機一

觸即發，川中形勢劍拔弩張，危急萬分，也就在這個時候，蔡松坡自昆明致電鄂軍政府，他一定是聽信了李鴻祥企圖卸責的片面之詞，因為他顯然不能自圓其說的在說：

「接接蜀滇軍電：合江爲匪徒嘯聚，肆行騷擾，該處紳商乞兵，滇軍於江日率兵驅匪，闔城安堵，商民欣感。乃瀘軍派黃方司令率防軍三四百隨同我軍，克城後彼乘間入城，肆行劫掠，我軍出而阻止，彼反抵抗，遂經我軍槍斃百餘名。合江所餘巡防五營，已另行編配，并云當即電飭約束。我軍秋毫無犯，俟與蜀軍平定內亂，即會師援陝，早定大局。」

與此同時，蔡松坡唯恐入川滇軍濫行殺戮，引起川胞公憤。入川滇軍畢竟只有兩個旅，孤軍深入，四面受敵。所以他派唐繼堯爲雲南北伐軍總司令，率部三千餘人，入川增援。

反觀四川軍政當局，在黃方所部悉遭屠戮後，對入川滇軍仍還是客客氣氣，希望調和排解。張培爵和夏之時派出了聯合滇黔蜀北伐團全權大使胡景伊，副使劉聲元，中路支隊總指揮但懋辛等，跟入川滇軍好言相商，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原則，和平解決。他們和滇軍談好了以下的條件：

一、川黔滇組織北伐團，公推北伐總司令一人。（後來推由張培爵担任川黔滇三省會師北伐代表官，夏之時爲總司令官，方聲濤、姜登選、孫吳、劉聲元充任北伐參謀官。）

二、在敘州、瀘州，自流井的滇軍於正約簽訂後陸續出發。所有後方輸送勤務及軍裝補充，都由蜀軍政府在重慶設立兵站，統籌辦理。

三、蜀軍政府承認協助滇軍北伐經濟，先籌備四個月。（亦即四川供給滇軍的軍餉，由每月五萬元加到二十萬。）



雲南辛亥起義的主要人物羅佩金

四、滇軍援蜀時，敘府、自流井兩處所置官長，此後由蜀軍政府照現在四川官制甄別錄用。

五、各省軍人因事出入川境，蜀軍政府應妥當保護。（當然包括入川滇軍在內。）

### 任意誣求肆口誣蔑

除此之外，川滇雙方簽訂了一項議和條約，其要點如下：

一、在界牌的川軍，一律退回龍

會，以後彼此不准再到界牌。

二、兩軍議和平，有先開衅者，即將現時所訂草約作爲無效。

三、正式議和地點，決在界牌。

四、議約員限定各四員，各軍員兩人，護送四名。

五、未會議前一日，彼此均可先派官長六員，目兵二名，搜查會議地點。

六、會議時間自十一句鐘起至午後三時止，若未議決，明日再議。然每日四小時，限定十一句鐘到齊。

劃緩衝地帶，限制參加和議人數，以不設防地區爲議和處。試看雙方的戒備森嚴，如臨大敵；真有點像韓戰後的板門店談判了。

和約議定後，張培爵馬上就從重慶到敘府，跟入川滇軍第一梯團長謝汝翼接洽，請謝汝翼遵照協議移師援陝，並且宣慰調解駐敘滇軍和同志會的惡感，他還曾電請蔡松坡打電報給謝汝翼，請他早日促成開拔，赴援陝西。不過，「援陝」一詞其實僅祇是雙方的藉口而已，無可否認，川方希望藉「捉強盜」——勦匪之名盤踞川南的滇軍早日離境。滇軍呢，自恃兵力單薄，在四川難以立足，他們也打起了退堂鼓。

入川滇軍盤踞川南，明拿暗抓，很發了一筆橫財，但是「擒虎容易縱虎難」，古今中外莫不皆然。昆明方面獅子大開口，一口咬定的說：滇軍援川，已經花了一百餘萬元的軍餉。尹昌衡跟張培爵公開替他們算算這筆賬，入川滇軍兩個旅，官兵共祇五千餘人，進入四川爲期不到五個月。在川南川中各地巧取豪奪，沒收充公的銀錢財物一概不計在內，光是蜀軍政府的「協助」、「負擔」即已達到七八十萬，再加上雲南都督府所耗的一百餘萬元。那麼，五千多人的隊伍，四個多月就花上兩百萬元了。平均每一位滇軍官兵的薪餉，將在每個月八十元以上。比起當時北洋軍的薪餉至少也在二十倍左右。

不過，祇要談到了錢就好辦。當時川滇雙方在四川境內談判，訂立條約，滇軍入川全部北伐，援陝出川以後，由四川月付軍餉十五萬，但却必須先繳四十萬元。當時的四川全省方經大亂，正是公私告竭，羅掘俱空。四川軍政府好不容易籌措到三十萬現大洋。佳音傳來，南北統一，陝西停戰，孫大總統下令各省一律罷北伐軍。川胞正自額手稱慶，以爲解除了一項沉重的負擔。果然入川滇軍兩個旅也在向重慶開拔，揚言取道貴陽回雲南。祇不過隊伍開到重慶却又駐紮下來，使得重慶市民人心惶惶，有如大難臨頭。其後迭經四川軍政府派人請



飲飛軍軍官（左）和士兵（右）。

詢緣故，原來援陝之議雖已作罷，可是四十萬元的開拔費，却早已列入滇軍的預算。

川胞急於送客，就怕節外生枝，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雙方幾經磋商，方始協議由四川軍政府先送給滇軍二十萬元，請滇軍即日啓程。詎料滇軍堅持非把四十萬元拿到手，才肯整隊上路。在成都的尹昌衡都督，這才把臉一翻，施出了殺手鐮，他聲稱不惜重慶糜爛，要跟入川滇軍決一死戰。派川軍第三師師長孫季鸞，率部兼程赴渝，壓迫入川滇軍離境。川軍滇軍在重慶市區內外分別宣佈戒嚴，霧重慶戰雲瀰漫，再經過各方的奔走調停，入川滇軍方始答應分批開拔，經貴陽回雲南。但是他們有一個附帶條件，那便是

入川滇軍全部撤出川境以後，四川軍政府所剩下的那最後十萬大洋，仍得交割清楚。

時在民國元年三月下旬，入川滇軍終於滿載而歸，全師而還。成都城裏的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張培爵，瘡定思痛，回想這四個多月以來和滇軍所打的交道，四川所受的損失，委實心有未甘，他拍十萬火急電給北京城裏的袁大總統，武昌城裏的黎副總統，以及江蘇都督程德全、外加各省都督，各報館，以入川滇軍所作所爲的「不可解也五」，痛陳滇軍的「俄而劉杰見戮，黃方被烹，富順則殺司令黃華階，於岳則殺司令鄧樹北。易置官吏，徵納釐稅，任意誅求，肆口誣蔑，欲企天下之兵，隱挾漁人之計，事實昭彰，羣情憤懣。……昌衡等竊謂滇軍之來爲趙爾豐也，誅趙以申大義，政府之本心也。誅趙而又別有所圖，類於小兒爭食之見。不料謝汝翼等竟欲履行，及願與心違，行隨時變，至欲假哥老以傾政府，藉土匪以鋤秀傑，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故川人對於滇都督不勝感激，而對於謝汝翼等無不寒心。略舉事實，立候公裁！」

### 反臉相向殺進貴陽

滇軍入川前後，始終都是在以「勦匪自任」大作宣傳。蔡松坡電尹昌衡，有「聞蜀中匪徒乘虛竊發，四出劫掠，擾害商民，蜀苦苛法久矣，豈堪重罹塗炭」之語。電黃興、黎元洪、伍廷芳及各省都督，更謂：「趙爾豐率兵西遁，沿途肆殺（根本沒有這回事，趙爾豐是我親自督隊捕殺於成都督署的。）……內亂未已，仇讎相尋，不可終日。……現在川事爲各會所把持，全蜀蔓延，爭權劫奪，川難決無息時。……現滇軍已先後轉敘渝，擬與張都督聯絡爲一氣；共平土匪，整理民政，以期恢復治安，早定大局。」

其實呢，內情已如上述，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滇軍入川，四川軍民既喫了大虧，又搭上了土匪強盜的惡名。唐繼堯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率部三千餘名北上入川，那是民國元年正月底的事。從雲南昆明到貴州貴陽；他在路上走了將近一個月，他到貴陽的時候，入川滇軍早已在重慶集中，準備拿到錢後就經黔返滇了。因此，他這一支人馬，已無再向北開的必要。此即以，他一到貴陽就發現「黔中會匪猖獗，必須滇軍鎮攝」，當時貴陽城裏還有一位「匪首」都督趙德全，民國元年三月二日，唐繼堯發動一次拂曉攻擊，一舉攻佔都督府、火藥局、和執法部等處。「斃匪多人，生擒無算」，趙德全及其「匪黨」均逃，「匪軍投誠繳械」。其實趙德全是貴州常備軍的營長，辛亥九月十四貴陽起義，就數他的功勞最大。貴州軍政府一成立，他便被推選為副都督。而正都督則為在常備軍中階級較高，却與革命同志絲毫無關的四川秀山人楊彝誠。後來楊彝誠為黔胞羣起反對，以援鄂為藉口，率部離黔，趙德全方始實至名歸，順理成章的榮任貴州都督。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底，唐繼堯率部抵達黔邊，貴州都督趙德全的幕府人員，力主速派砲兵營扼守盤江天險，趙德全如果採納這項意見，唐繼堯就祇有望望然而與嘆。可是趙德全以大局為重，心胸坦蕩，他力持不可，慷慨動容的說：

「國家方危，兄弟急難，滇軍仗義北伐，我豈能阻之於省界之外。」

他不但設防，而且派人往晤唐繼堯，心甘情願，自發自動的准許滇軍假道貴州入川，這一來確使唐繼堯喜出望外。三月一日，唐繼堯所部順利進抵貴陽市郊，他據險而守，構成對貴陽城的大包圍態勢。可是趙德全絲毫不以為意，他命他的親信，陸軍小學教官鄺龍俊代表他出城歡迎，請唐繼堯下榻軍官學校，劃南門一帶為



滇軍駐兵之地，並餽贈大量豬羊酒米，犒勞友軍。使趙德全大出意外的是，三月二日凌晨，唐繼堯和貴州軍務司長，兼民軍總司令劉顯世聯起手來，反臉相向，突擊螺螄山，一舉佔領貴陽城外諸要地，就此從城外架起大砲，砲口指向貴州都督府。當時貴州已成立的陸軍四標（團），第一標北上援川，第二、三兩標參與北伐，而第四標却正是劉顯世的部隊。第一營營長是他外甥王文華，二營艾樹池，三營胡剛，統統開到下游巡緝去了。貴陽城裏，只剩下都督衛隊，和一個砲兵營。所以，當趙德全的部將，力主負隅抵抗，趙德全唯有慨然的說：

「貴州革命不流血的榮譽，我們必需保持。況且我當都督，自知才不勝任，就該退位讓賢，早息仔肩，豈能因我個人，引起戰火？」

但是，他畢竟應衆人之請，急調黔軍第一標葉占標部，星夜自重慶回師。葉占標帶了第二、第三兩營，披星戴月，馬不停蹄，從重慶趕回貴陽。無如趙德全眼見兩營黔軍人困馬乏，疲憊不堪。他心知這個仗沒法打，下令兩營黔軍，到南廠休息。當夜，也就是元月四日午夜滇軍發動攻擊，保安營的胡錦棠開城迎納，滇軍大舉入城，齊聲大叫：

「趙德全投降了，黔軍趕緊繳槍！」

一片叫喊聲中，趙德全匆匆越牆而逃。唐繼堯控制全城，下令黔軍集中螺螄山，發給旅費遣散。然而，他只留下了三個人，其餘的徒手俘虜，被一陣陣的機關鎗猛烈掃射，無一倖免。螺螄山前血流成河，屍如山積。後來，黔胞便稱之爲「萬人坑」。

## 唐繼堯攫貴州都督

唐繼堯攻佔貴陽，旋即改組貴州都督府，唐氏自任黔督。袁世凱在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後，爲了遷就事實，正式發表唐繼堯爲貴州都督的任命，特授勳二位，補官陸官中將，加上將銜，自此展開了滇人治黔的局面。當上了貴州都督，唐繼堯發現他這個寶座相當的難坐。因爲貴州哥老會的勢力很大，他們對唐繼堯公然表示不服。貴州第一任都督楊善誠率部出黔，赴援武昌，他的隊伍開到了湘西，南北和議告成，清帝退位，黔軍援鄂已經沒有必要了。黎元洪便請他中止赴鄂，楊善誠把部隊暫且在常德駐紮，他親自到南京，晉謁孫大總統。孫大總統嘉許他不遠數千里，急國家之難，又看他爲人儉約樸訥，對這位四川秀山人早期留日的同盟會員很有好感，便正式任命他當貴州都督，命財政部撥款給他採辦軍需，由陸軍部頒發運送軍械的護照。楊善誠滿心歡喜的回貴州，詎料途經武昌，往訪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元洪取出一封貴州來電給他看，那真是一盆冷水兜頭潑下來，楊善誠這才曉得滇軍入黔，逐走趙德全，唐繼堯已經攬取了貴州都督一席。那時節，黎元洪也會問過，他將作何打算，楊善誠回答他說：

「我奉中央明令督黔，客軍怎敢抗命？如果唐繼堯頑梗不化，拒絕退讓。那我就以順討逆，把客軍逐出貴州去！」

以楊善誠所擁有的兵力，與唐繼堯爲敵，他這幾句話，確實是嫌說大了些。黎元洪感念楊善誠率部援鄂之德，本來倒是想幫他個忙的，聽他這麼樣一說，只好不多言語。楊善誠從武昌回到常德，他先禮後兵，打電報給唐繼堯，請他尅日撤退，但是唐繼堯却置之不理，不予答覆，而由擁唐的劉顯世、戴戡、任可澄、郭重光等出面，覆電楊善誠，反過來要他莫進貴州。電文中有「北伐軍應在湖南繳械，不許入貴州一步」的話，使黔軍上下大爲憤慨。楊善誠本人也勃然大怒，他派部將席正銘，進軍辰州，直趨黔邊。然而唐繼堯却早已有備，他

命滇軍主力劉法坤部扼守銅仁，黔軍勁旅胡錦棠部在鎮遠佈陣，再委陳鍾嶽爲清鄉督辦，部勒團練，在黔邊構成了金城湯池，銅壁鐵牆。楊蔭誠自知雙方實力相差太遠，而且所購辦的槍械彈藥又不曾運到，因此頓兵湘西，趨趨不前。

這時候唐繼堯爲鞏固自己的地位，正在厲行清鄉，大開殺戒。全貴州都陷於兵荒馬亂，刀兵陣仗之中，滇軍更是東征西討，轉戰四方，貴州難民成千上萬的逃到鄰省，京津滬漢各地的貴州同鄉都組成了全黔維持會，日夕奔走，四處呼籲，痛訴內地黔胞的不堪虐殺，走投無路。於是湖南都督譚延闓首先仗義直言，他打電報給唐繼堯，請他撤兵，「免爲民國史上開鄰省兼併之惡例。」但是與此同時，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他所接近的貴州人如蹇念益、陳國祥等，都是唐繼堯、戴戡、劉顯世、任可澄相親近的人物。當唐繼堯在貴州發動議會及各界上電中央，對唐氏「維持黔局」頌揚不置，袁世凱便聽信了蹇、陳等人的建議，正式任命唐繼堯爲貴州的都督，特授勳二位，補官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然而當唐繼堯的任命一發表，譚延闓義正詞嚴，促唐氏回滇的通電不旋踵而到。袁世凱細閱譚電，這才發現自己對於黔局的處置，未免過於輕率。只是他不肯認錯，他只好密電黎元洪，請他出面調解斡旋。

黎元洪奉袁世凱之命，便建議貴陽唐繼堯、常德楊謙誠雙方各派遣數名全權代表，再由中央派員監督，在湖南湘江舉行會議，公開討論，澈底解決。貴陽、常德都同意照辦，湘江會議的結果，是議決滇軍回滇，黔軍回黔。但爲尊重袁世凱的任命起見，黔軍仍將承認唐繼堯爲貴州都督。此外，則有鑒於滇黔兩軍素懷敵意，成見太深，唯恐雙方發生衝突，又決定請中央另簡大員，担任貴州宣慰使，由他居間商洽，監視執行。

## 邊寇軍銅仁鏖兵記

雙方獲致協議後，袁世凱便下令將駐常德的黔軍，改歸陸軍部直轄，編爲第四十二旅，另委周榮儒爲旅長，任命趙均騰爲貴州宣慰使。周榮儒和楊盡誠同爲日本士官學校騎科同學，但是兩者之間，意見却未能一致，他到差兩個多月，就把四十二旅的團、營長，全部換上了自己的親信。唯一換不了的，祇有第八十三團團長席正銘，因爲席正銘不但英勇善戰，極獲所部將士愛戴，而且，他當過黎元洪的參謀。

席正銘對於打回貴州家鄉去，驅逐客軍返滇，念茲在茲，時刻不忘。在同一目標之下，黔軍陳開劍，艾樹池等部，無不紛紛來歸。其他黔軍，一連一排，零星前來投效席正銘的，日積月累，爲數也不在少。席正銘的隊伍，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名義上是一個團，實力却在一旅以上。

不過，席正銘在湘西的擴充，那有劉顯世在貴州的發展來得快。劉顯世是貴州興義人，少年時期，中過秀才，此後就一直跟他父親辦團練，劉顯世以團練起家，唐繼堯入黔之初，他就擁有團練一萬餘名。唐繼堯因劉顯世之助，入主貴州，對於劉顯世，自然份外優容。所以，劉顯世很快的就將他所部隊伍，增加一倍，爲數超過兩萬，成爲貴州省境之內，最大的一支兵力，在當時，確是無人敢攖其鋒的。

唐劉聲勢日壯，楊盡誠自難免相形見絀，「滇軍回滇，黔軍回黔」的決議，由於唐劉的戀棧權位，遲遲不能實現。中央簡派的貴州宣慰使趙均騰，根本就無從監督施行，態度也越來越消極。周榮儒看清楚大勢之趨勢，「人往高處，水朝下流」，他漸漸的倒向滇軍的一邊，通過陳國祥，和劉顯世建立了連繫，彼此有所默契。他仗着有唐繼堯、劉顯世撐腰，便老實不客氣的拿席正銘開刀，下令免席正銘的職，他的心腹親信蕭健之，

繼任四十二旅八十三團團長。

周燊儒的這一着，未免有失孟浪，他無視黔軍將士對席正銘的歸心，又忽略了黔軍將士衆志成城，一心只想打回老家去，拯救黔胞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一着錯，滿盤輸，他的命令一下達，黔軍將校就在席正銘的八十三團團部開會，會中一致公認，周燊儒業已背軍投敵。有人揭發周燊儒和唐劉密電往還，有人透露周燊儒遇有必要時將會單騎回黔，攻擊目標一致指向周燊儒，會場上羣情憤慨，士氣高昂，終於有所決議：周燊儒的非法令萬難接受，四十二旅將士推舉席正銘爲邊寇總司令。回憶當年，黔胞確是以「寇」稱滇軍。

卽席決定，尅日督師回黔，派人到八十四團一聲號召，大部份的官兵歸於席正銘麾下。周燊儒的四十二旅終於被他自己措施不當所拖垮，他只帶走一小支人馬，徘徊湘黔邊境。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十月二十五日，席正銘親率邊寇軍，自湘西辰州出發，回師貴州，拯民水火。十一月三日攻克松桃，邊寇軍以陳開劍爲先鋒，直搗銅仁，滇軍劉法坤派隊阻截，被還鄉心切，士氣如虹的邊寇軍擊敗。陳開劍揮師猛攻，包圍銅仁縣城，滇軍嬰城而守，邊寇軍架雲梯，堆桌椅，層層疊疊，奮力攀登。城上守軍彈如雨下，邊寇軍死傷纍纍，但仍前仆後繼，攻勢凌厲。使劉法坤在城樓上看得臉色大變，他雖然驚覺的說：

「這就是兵法上所謂的歸師了，鋒利猛勇，着實銳不可當！」

於是他決意求和，遣使往謁邊寇軍先鋒陳開劍，願以銅仁城獻，只求邊寇軍網開一面，讓他率部撤離圍城，回貴陽去。陳開劍憶起了新仇舊恨，他慷慨動容，目眦幾裂，大聲的喝斥：

「回去問聲你們的主將，是否忘記了螺螄山殺降？」



國民二年被袁世凱所殺的蜀軍都督張培爵

外，雲南仍然擁有新軍兩師兩個旅，亦即駐昆明一帶雲南陸軍第一師張子貞，和一個騎兵旅。還有作爲國防守邊軍，駐大理一帶的雲南陸軍第二師劉祖武，外加一個砲兵旅。然而，除開這兩支正規部隊，散佈各省各地的警備隊，尚有五十個營之多。

龍雲在民國元年二月隨唐繼堯入黔，那時候他僅祇是伙飛軍中的一名中尉，我和他却是在民國二年，在貴

首義之後迅速擴軍，以備與清軍作一決戰，這種情事，在辛亥（一九一一）、壬子（一九一二）年間可謂各省各地，莫不皆然。祇不過，絕大部份光復了的省份，都在南北和議告成，清帝宣告退位以後，立即着手裁減軍隊。唯有雲南，却由於他們確爲南方之強，將才輩出，不甘投閒置散，所以縮編裁軍的事，也就很難進行。蔡松坡費了很大的力，裁來併去，一直到民國二年他辭去滇督，北上入京時止，在唐繼堯帶進貴州的那一支部隊之

陽結識的。

二次革命前後，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北洋勢力瀰漫全國，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十月，蔡松坡辭卸滇督，入京就任新職，雲南都督即以唐繼堯繼。改任四川民政長的張培爵，也被袁世凱所殺。唐繼堯率部榮旋。袁世凱託言逐漸廢督，先拿鞭長莫及的貴州開刀，貴州都督一職撤銷，乃以劉顯世爲貴州護軍使，使戴戡爲貴州民政長。從貴州開始，實行軍民分治。劉顯世和戴戡，都跟唐繼堯合作有年，相交莫逆，所以滇黔兩省始終站在一條陣線。

那一年唐繼堯才二十九歲，榮任滇督，走馬上任，他內心中的得意和興奮，以及胸中抱負，可以從他的那一首「由黔移師督滇道中偶成」詩裏，看得出來——

甲馬旌旗又此行，兩年依舊一身輕，山花放卷情常定，林鳥飛投意總誠。歷史千秋留泡影，神州百戰盡蝸爭，瘡痍滿地何年補，慚愧前途父老迎。

薄海風潮一劍担，萬山雪月又天南，須知平坦征途穩，不信酸鹹世味甘。蓋世才從達處老，極天事亦夢中參，孛虞育夏尋常事，桑梓歸來酒正酣。

唐繼堯得意洋洋的「萬山雪月又天南」，殊不料蔡松坡跟滇中將領有點小不愉快，他不等唐繼堯到昆明來當面辦理交接，提前出滇，轉折北上。於是構成了雲南省政乏人主持的真空時間，野心勃勃之士，乘此機會淌了混水。十二月，一名辛亥革命期間的下級軍官，後來因案撤了差的楊春魁，煽動駐大理的雲南陸軍第二師一部份官兵，佔據大理，公然叛變。大理形勢險要，向爲迤西重鎮。前清時代的雲南提督，就在大理鎮守。所以楊春魁之亂，構成對唐繼堯的一項嚴重考驗，他剛到昆明，來不及接篆視事，便兼程馳赴大理，和楊春魁決一死

戰。這一仗費時將近一個月，才把亂事收平，唐繼堯奏凱而還。然而，到了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四月間，迤南的臨安府（即今之建水），又有張祿勾結駐軍稱叛，這一次唐繼堯用閃電戰術，在數日之間將叛兵擊潰。兩次平亂建立了他的威信，從此雲南省內安如磐石。

袁世凱大力推行軍民分治，他把各省都督改為將軍，另設巡按使，綜理民政，唯有雲南遠在西南邊陲，為北洋勢力所難及，所以他對唐繼堯還算客氣，任他為開武將軍，兼雲南巡按使。但當過了一段時期，他又委任了一位雲南巡按使任可澄。任可澄是貴州人，他跟唐繼堯曾在貴州合作過，雙方私交相當的好，他和唐繼堯在雲南，自也能相安無事。

唐繼堯、任可澄攜手合作，治理雲南，省政、實業、教育都有相當的進步，但是唐繼堯的着重點仍舊是在軍事，他會有頗中肯綮的名言，他說：

「目下時局雖然粗安，但是亂機四伏，一觸即發。如果我們平時不能整軍經武，那麼，一旦有事，就會感到措手不及了。」

他又有兩句座右銘：

「非練兵不足以禦外，非練將不足以強兵。」

因此他特別注重訓練幹部，他又常說：

「軍隊還可以臨時添募，將領則非平日造就不可。」

唐繼堯一再擴充雲南講武堂，增加班次，親自任教。在雲南講武堂之外，他又設立將校講習會，規定各旅團營長一律入會參加講習，課程除軍事學外，還有道德要旨、法制概要、名將事略、理科各門。不論他的公務



如何繁忙，每星期天必定要到將校講習會上課，親授「王陽明學說概要」、「孫吳兵法」、「高級軍事學」等各科。

### 帝制戰爭滇軍護國

整軍經武，積極訓練幹部的結果，是使雲南在袁世凱洪憲稱帝以後，能在短暫期間，迅速組成了兵力多達八萬之衆的護國軍。當時雲南的正規軍只有第一師三千五百人，第二師三千二百人，砲兵旅一千七百人，騎兵旅一千八百人，共爲一萬零二千人。此外尤有散佈各地駐防的警備隊五十個營，計一萬五千六百人。兩者相加，也不過二萬七千二百人而已。

但是當唐繼堯一聲令下，招回退職軍官，退伍士兵，數日之間就集合了各縣的保衛團二萬人，保商營四千人，新兵尤達三萬之多。這時候，除了正規軍和警備隊，二師二旅又五十營，槍械裝備一應齊全以外，在各地軍火庫裏，庫存的槍械，還足敷配備四個師又一個混成旅之用。尤有唐繼堯不斷擴充設備的雲南兵工廠，一天可以生產五十支步鎗，三萬發子彈。

於是，在唐繼堯向法國採購，由騰越一舉運入步鎗二萬四千支，機關鎗一百挺，山砲二百門，以及足夠的彈藥以後。雲南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組成了兵力將及八萬的三個軍，而以蔡松坡爲第一軍總司令，下轄劉雲峯、趙又新、顧品珍、戴戡（黔軍）四個梯團，也就是四旅，兩個師。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下轄張開儒、方聲濤、何國鈞、馬文仲四個梯團，同爲兩個師的兵力。唐繼堯自任第三軍總司令，下轄趙銓奇、韓鳳樓、黃毓成、劉祖武、庾恩陽、葉荃六個梯團；兵力更達三師之衆。

當護國軍的兵力和番號一公佈，北京城裏的袁世凱和他的高級幹部，無不嗤之以鼻，他們那裏相信地瘠民貧，僻處西南邊陲的雲南一省，竟有那麼多的軍官，那麼多的士兵，那麼多的槍械。他們認定了唐繼堯是在虛張聲勢，以少報多。然而，護國一軍入川，二軍入粵，三軍入湘，唐繼堯坐鎮昆明，支應三面作戰，還能迭平匪亂，安定地方。而且在四川、湖南、廣西廣東前線，裝備新穎，訓練精良的北洋軍，竟然都不是護國軍的敵手，袁世凱他們，這才曉得以往過於低估滇軍了。

雲南首義，護國之役，護國軍終於贏得最後勝利，使袁皇帝垮台，北洋軍爲之繳羽，從民二到民四，唐繼堯在這三年之間的埋首建設，整軍經武，實在是應該居於首功的。

### 雲南護法宣佈自主

民國四年十二月，雲南首義護國，帝制戰爭揭幕。

帝制戰爭進行期間，貴州、廣西、廣東各省相繼獨立，起義討袁。袁世凱迫不得已，只好下令罪己，取銷帝制，希望能夠藉此緩和獨立各省的反對，但是他仍然戀棧大總統職位。獨立各省則認爲他既已稱帝，自絕於中華民國，他的大總統資格早已喪失。於是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五月八日，由獨立各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然而，六月六日袁世凱憂憤而死，七月六日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他致電唐繼堯，徵詢對大局意見，唐繼堯立即覆電，向黎元洪提出了以下四點主張：

一、恢復舊約法。

二、召集合法國會。

### 三、改組正式內閣。

### 四、舉行軍事會議。

那時節的唐繼堯，聲望之高，如日中天。他的四點主張，黎元洪一一照辦。因此，唐繼堯便也很漂亮的商得各省同意，在七月十四日，宣告撤銷軍務院，將一切大政，奉還中央。

## 善後巨款分文無着

黎元洪爲崇功報德，徇國會議決，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爲恢復共和國慶日，每年屆期放假慶祝。他並改各省都督、將軍爲督軍，任命唐繼堯爲雲南督軍兼省長，授他勛一位，一等大綬寶光嘉禾勳章，晉級陸軍上將。參加首義有功人員，也分別晉級，授給勛位勳章。但是唐繼堯對這一些虛銜，並不措意。因爲雲南以一隅之地，首義討袁，獨力支持三省戰事，公私損失，至爲深鉅，必須積極從事裁減軍隊，撫卹兵災，籌辦善後諸事宜。所需的巨額款項，勢必要請中央加以協濟。但是黎元洪當大總統，根本就無權無勢，中央大政，仍然爲北洋軍閥所把持，野心勃勃，想當皇帝的袁世凱死了，當家的是迷信武力，誓欲「一匡天下」的國務總理段祺瑞。段祺瑞反對袁世凱稱帝，他對打倒了袁世凱的雲南唐繼堯，以其非吾族類，當然不會有特殊的好感。所以唐繼堯一再的打電報，派代表，跟中央籌商護國軍的善後，由於黎元洪愛莫能助，段祺瑞置之不理，也就有如石沉大海，毫無下文。直氣得唐繼堯三尸暴跳，七竅生煙。民國五年雙十節，他致電黎元洪，辭謝勳位勳章，他在電文中即會很沉痛的說：

「……況大局雖平，而滿目瘡痍，苦無善其後。死亡將士，遺族零丁，覺獨可憫，更無以濟其窮。撫念

及此，寢饋難安。遑敢獨膺榮寵？務懇大總統收回成命，俾堯得免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北京政局，鬧得越來越不像話了，由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引起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下令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之職，而以外交總長伍廷芳組閣。段祺瑞和北洋將領一怒之下；乾脆掀起了「督軍團之叛」，北洋將領所統治的各省份，公開宣佈與中央脫離關係。督軍團在天津設立總參謀部，進行變更國體，廢除約法，強迫黎元洪復段祺瑞職，下令解散國會。在這國脈如絲，千鈞一髮的關頭，唐繼堯仗義執言，對黎元洪竭力支持。他曾通電川中各軍，釋嫌攜手，共圖救國。巨耐遠水難救近火。黎元洪偪處危城，孤立無援，他被迫引入張勳的辦子軍，搞出了張勳復辟一幕醜劇，抬出了清宮之中的宣統兒皇帝，再坐龍椅，二度登基，改中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為宣統九年。消息傳出，輿論譁然，西南各省，尤其憤激異常。唐繼堯更發表通電，誓師聲討，他編組了八個軍，以靖國軍為名，從昆明直赴貴州畢節，準備親自督師北上討賊。他在行前發表通電，慷慨激昂，意氣如虹的寫着：

「……………總之繼堯受國厚恩，矢志擁護共和。頗聞張勳近日猶頑強抵抗，盤踞京邑。如國賊不除，國法不立，破釜沉舟，義無返顧。肝腦塗地，所不辭也。」

途中，尤曾作詩二首：

苦戰頻年欲罷兵，無端狐鼠又縱橫，衆擎扶廈憂傾側，小補醫創負治平。輸輓隊猶煩驛路，絃歌聲喜聽山城，往來六載曾何補，慚愧壺漿有送迎。

風馳小隊出郊東，日駐旌旗白映紅，豈有壯夫難搏虎，尚傳女子奮當熊。千年古國關心遠，一粟浮名放眼空，自是良知天可質，斗間浩氣入長虹。



民初川軍第四師師長劉湘

可是，從昆明到北京，路程迢遙，達八千餘里，實在是太遠了。反倒給一氣走天津的段祺瑞，近水樓台先得月，馬廠誓師，擊潰張勳所部的定武軍，成了他所自詡的「三造共和」之功，他入京後自稱總理，以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繼黎元洪而為大總統。馮段上台，一個是竊奪總統之位，一個是擅自組織新閣，兩者都是違法私自行動。於是，國父號召護法，全國翕然景從。唐繼堯也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宣布雲南護法自主，不承認非法內閣一切命令。

唐繼堯進兵畢節，目標仍然在於四川。自從護國之役告終後，蔡松坡出任四川督軍，因為喉疾嚴重，赴日就醫，四川督軍一席即由蔡松坡的總參謀長，滇軍名將羅佩金代理。

### 三省聯軍驅吳光新

白面霸王唐繼堯

羅佩金把川軍編爲五個師，計第一師師長熊克武，第二師劉存厚，第三師周駿，第四師劉湘，第五師周道剛。不久蔡松坡病逝日本福岡，川軍將領就開始對羅佩金表示不服，保省主義的呼聲響澈雲霄。做同學劉湘和劉存厚攜起手來，驅逐客軍返滇。羅佩金在成都陣歿，戴戡由黔入川繼任川督亦死於軍。從此川軍將領分爲兩派，劉存厚等傾向北洋，熊克武等服膺大西南。

到了民國六年十二月，劉存厚逐走四川督軍周道剛，自任川軍總司令，川軍派系又告不然一變，傾向西南的將領一剖爲二，一系稱護國軍，倡保省主義，以劉湘爲其中堅。一系用唐繼堯靖國軍的番號，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陽等屬之。熊克武他們推戴唐繼堯爲滇黔川三省聯軍總司令，三省聯軍齊一步伐，並肩作戰，一舉擊退段祺瑞的舅爺，率領重兵入川平「亂」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吳光新。九月中旬，唐繼堯從畢節抵達重慶；就任川滇黔三省靖國軍總司令職，他派熊克武爲川軍總司令，劉顯世爲黔軍總司令，將所部滇軍擴充爲八個軍。那正是唐繼堯聲威最盛的一生高潮，除了麾下所部八個軍之外，還有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張鈞，湖北靖國軍總司令，荆襄鎮守使雲南人黎天才，第一師師長石星川，留粵滇軍第一師師長張開儒，由粵入閩的第二師師長方聲濤，還有河南王天縱，湘西田應詔、張學濟、周則范，靖國軍所在區域多達九省，人數尤在二十萬以上。

在此之前，民國六年，國父親率海軍，南下護法，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一致擁戴國父爲大元帥，下設元帥二人，一爲廣西督軍陸榮廷，一爲雲南督軍唐繼堯。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失敗，辭職下台。馮國璋命王士珍組閣，向西南求和，當時國父、唐繼堯、岑春煊、陸榮廷、程璧光、伍廷芳、唐紹儀同爲軍政府總裁。北政府則由段祺瑞系的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爲總統，南北舉行和議

，和議不成，西南團體亦因內訌而趨於破裂，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六月一日，唐繼堯毅然決然，實行廢督自治，自動解除雲南督軍職務，通電全國，籲請各省督軍採取一致行動。他用聯軍總司令的名義，維持雲南全省治安，民政則委由省長主持。唐繼堯決心調回駐川滇軍，對於川事完全放棄，交由川人自主。從此以後雲南閉關自守，將雲南一省劃分為三個衛戍區，派出三名衛戍司令官。其中之一；即以滇軍第一軍長顧品珍爲東防督辦。

### 川胞奮起同逐滇軍

九年六月一日唐繼堯通電全國，自動解除雲南都督職務，實行自治救國，電文中有：「繼堯暫以聯軍總司令名義，保衛地方，收束所部隊伍，以免兵冗餉絀，貽國家以巨患。一俟裁兵事竣，即當解甲歸農，退安田里」之語。接下來，他又下令將駐川滇軍全部調回，改編爲東防軍，任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爲邊防督辦。在那一段時期，四川軍民，聽到唐繼堯有此大澈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表示，真是額手稱慶，歡欣鼓舞，認爲這是自天而降的大好消息。由民國四年十二月護國軍入川起，到九年六月，滇軍在川南各地，還有顧品珍的第一軍和趙又新的第二軍，兩支部隊實力強勁，佔據川南富庶之地，爲時已達四年又半，所收賦稅，不知凡幾，形成四川同胞莫大的負擔，而且喧賓奪主，莫此爲甚，滇軍在四川作客未免太久，照說也該回雲南去了。卽連滇軍將士，也是久戍思歸，聽說唐總司令決定把他們調回雲南，也是興高采烈，雀躍歡呼，人人都收拾行囊準備衣錦還鄉。

然而，從六月等到冬月，自夏天等到秋天，滇軍回防，仍舊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一點動靜都

沒有了。大家一打聽，方知這又是白面霸王唐繼堯的一記花鎗，他揚言閉關自守政策，原來是爲了應付內在外的危機。因爲當時在省外，有駐粵滇軍李根源公開聲明，與唐繼堯脫離關係，雲南省境，又有第八軍叛變，叛軍攻向昆明、安寧、呈貢、嵩明各縣，一概爲之震動，唐繼堯正在調集親信部隊，加以防堵，然而叛軍的聲勢，相當浩大，雙方勝負，尚在未定之天。唐繼堯內憂外患，交相煎逼，他那個聯軍總司令的寶座，已在岌岌可危。駐粵滇軍的脫離滇軍建制，還是雲南團體的第一次分裂。唐繼堯在聯軍總司令時代，對於駐紮在雲南省境以外的部隊，一律禁止回滇，免得增加雲南的負擔，而這許多部隊既回不了家鄉，又冒着惡名與危險，在外省就食，對於主帥唐繼堯，由心裏難免會有怨懟之感，四五年下來，駐外滇軍早已對唐繼堯離心離德。李根源公開翻臉於先，難保駐川、駐黔等地滇軍，不會紛起效尤。所以唐繼堯開始心慌了，他才發出這一道通電，擺出收束各省部隊回滇的姿態，希望藉此緩和一下劍拔弩張，滇軍面臨分裂的危機。真要把駐外滇軍都調回去，則糧餉補給，謬何容易？——因此，當四川軍民和駐川滇軍，都弄清楚了唐繼堯的煌煌通電不過是個幌子而已，憤恚和不滿的情緒，極爲高昂。但凡有識之士都曉得，這是千載難逢的送客——驅逐滇軍回滇的良機了。雲南正有內亂，無力兼顧省外滇軍，而駐川滇軍又思歸心切，士氣消沉，四川將領，此刻還不動作，更待何時？於是川中將領接觸頻繁，相互聯繫，共同以驅逐客軍解救川胞爲目標。我以桑梓爲念，也毅然決然的應允了打頭陣，作先鋒。川軍驅逐客軍之役，於焉爆發，殊不知，就由我所發難的這一仗，竟在逐走滇軍，光復全川之外，又直接促成了顧品珍的倒戈驅唐，雄踞滇海整整八年的粉面霸王，靖國軍聯軍總司令唐繼堯，居然也從九霄雲裏，一個筋斗栽了下來。



##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蔡坡松離開四川，由羅佩金代理都督，時爲民國五年九月。羅佩金當時已經升任滇軍左翼總司令，他上台以後的着急要務，便是清除異己，穩固地盤，於是他開始着手整編部隊，目標當然是針對川軍。劉存厚一聽消息大爲反感，他心想滇軍本來是靠他打開一條血路引進來的，如今好處一點沒有，反倒要拿他來開刀了，他看看羅佩金的實力有限，抗命之餘，乾脆和羅佩金在成都城裏開了仗，皇城巷戰，戰況十分激烈。

黔軍戴戡，當時也留在四川，聽說劉存厚和羅佩金打得熱鬧，他決心袖手旁觀，坐山看虎鬥，讓劉羅二軍鷓蚌相爭，拚個你死我活，然後他再從中取利。

川軍不如滇軍驍勇善戰，但是人數較多，就地取才，兵源不虞匱乏，於是有所謂十萬川軍攻瀘州，斯時滇軍全部僅爲顧趙兩軍，人員指揮不統一，激戰數日，已現不支，因此決定退過大江南岸，往永寧，準備將來反攻。當時，我駐守靠近揚子江的太安場，窮蹙困滯，總想駁極而復，打開一條出路。有一天，我問趙又新：

『我可否過江？』

他不加思索的回答：

『當然可以。』

於是當天夜晚，我便指揮楊春芳和關佑臣，以及張逢春的一個營，準備渡過揚子江，可是待我們到達江干，四處尋找，却連一艘船隻都不見。

正在無精打采的想回去，幾個認識我的打漁人，走過來問：

集征雁，他們讚我是英雄，人人樂爲我用。

捷報送到趙又新帳下，軍部裏幾乎沒有人相信，我會以這麼少的兵力，夜渡逆襲，居然成此大功？然而事實俱在，他們驚訝感佩之餘，不免奮袂而起，趙又新派朱德一旅先過江去，然後乘勢揮軍恢復了失地。

由於奇兵突出，子夜渡江的這一役，我在川滇軍中，聲名大著，大家都承認我楊某人打仗確有一手，川軍將領在想，與其楚材晉用，何不楚弓楚得？於是，舊日的同學友好，長官袍澤，紛紛派遣祕密代表，來向我下說詞，促我回返川軍陣營。

最最熱心積極爭取我的，是我的老同學劉湘，那時候他已經當師長了，爲了使我棄滇回川，他用苦肉計，派他的參謀長喬裝深入敵後，勸我速速發駕。

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使我不勝憤慨的事情，加強了我脫離滇軍陣營的決心。在我的心目中，川軍也好，滇軍也好，都是中華民國革命軍的隊伍，尤其護國軍興以後，川滇兩軍合作，方始擊敗了袁世凱派來的北洋勁旅，如曹錕、張敬堯、陳宦、馮玉祥等部；自此以後川滇兩軍應該是一家人了，再也不必有什麼畛域之分，門戶之見。至於同室操戈，兄弟鬩牆，更是毫無意義之舉，因此我在滇軍中任職，內心裏一向都很坦然，認爲這跟我在川軍服役並無二致。

然而這僅祇是我個人的想法，川滇二軍中人，觀點可就大大的不同，川軍同志以爲滇軍是侵略者，既有大批的部隊在四川就食，還要爭奪四軍督軍的寶座，川南川東精華之區幾乎已爲滇軍囊括殆盡，而我是川軍中健者，偏偏在爲『敵方』效力，所以他們覺得只要迎我過來，便可以使川軍的聲勢爲之一壯，而滇軍亦將因我之去而遭受頗大的損失。

滇軍的高級將領，都和我相處甚歡，而且也深知我在他們部隊中的重要性，但總有部份軍官，當時的眼光還很短淺，胸襟更沒有方面將帥那麼樣開闊；他們反倒認爲我這一四川人，居然在滇軍中位據要津掌握重兵，深得統帥的信任，地位凌駕乎他們之上，不免覺得有所不平。在敝府時我就挨了部屬楊杰，派人給我難堪。那曉得回到瀘州，又一次預先安排的詭計不旋踵而至。

那時候，我不但身任第二軍參謀長，而且，由於我新近救平匪患，招撫了兩個團，還有一營滇軍，是唐繼堯的衛隊，由黃毓成撥給我指揮，其實也就等於是我的警衛營，負責保護我個人的安全。凡此種種，看在滇軍一些師旅長中級幹部眼裏，居然引起了他們的猜忌，——有一天，軍部舉行晚會，演出平劇，各級軍官攜眷觀賞，衣香鬢影，情況相當的熱烈，早年出堂會唱戲，節目並不預先排定，而是到場的觀眾，從官階最高的開始，逐一點戲，點個三五齣，算算時間差不多了，就此把節目定好。

這次晚會恰巧趙又新不在場，點戲由我開始，以下還有三四位師長副師長接着往下點，當時我毫不在意，但是唱了兩齣，第三齣戲敲起鑼鼓，一開頭就是小丑出場，那劇目赫然竟是：『張松獻地圖』，我這一怒，幾乎咬碎了牙齒，我霍的站起，跟我的太太說聲：『我們走！』就此大踏步的離開戲院。

### 利害衝突時敵時友

整整一夜，睡在床上輾轉難眠，思潮起伏，不克自己，我心想，這一般小人施展如此卑劣的手段，暗地裏陰謀計議，當場予我莫大的諷刺。凡是看過三國志或演義的人都知道，張松原先是益州牧劉璋部下的一名別駕，益州，就是四川的舊稱。那張松『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洪鐘』，他在當時亟欲自封漢驛王的張魯壓境之

下，向劉璋進言，想親往許昌勸促曹操攻略漢中，使張魯拒敵不暇，不敢再窺蜀境。其實張松早知劉璋昏庸無能，益州斷不能守，他暗暗畫下四川地圖，想以此爲進身之階，反勸曹操揮兵入川，那曉得曹操新破馬超，趾高氣揚，對張松相當怠慢，他這幅四川地圖也就不曾獻出，後來在歸途中繞路荊州，見劉備禮賢下士，愛才若渴，這才把四川四十八州郡的地理圖獻給劉備，終於加強劉備入川的決心，演成三國鼎立的局面。——這一齣戲文的大略如此，那般人的陰謀自亦昭然若揭，他們是在譏笑我將四川出賣給滇軍。

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一夜我前思後想，氣忿難平，心想我這麼苦苦經營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川軍願以我爲敵，滇軍不以我爲友。大丈夫志在四方，何苦夾在這明爭暗鬥的是非圈裏，左右爲難？

這時候我的意志已經開始動搖，『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我再在滇軍裏耽下去，問題唯有越來越多，恰巧在那段時期川軍將領對我爭取更趨熱烈，一時間來了二三十位早先的同學，他們甘冒着生命的危險，包圍在我左右，時時刻刻都在勸我早爲桑梓着想，一定要我回向川軍的陣營。

趙又新公畢歸來，有人報告他那天晚會席上，我拂袖而去的經過，他聞言勃然大怒，連連大罵：

『這是那一個×××的搞的鬼？這是那一個×××的搞的鬼！』

頓時，他派人澈查，聲言一查出主使之入必加嚴辦，因此我在滇軍之中更加存身不住了，我開始準備離去。我手下共總有兩團一營，兩個團是我招安匪徒改編的，自團長到列兵全是四川人，他們絕對遵守我的命令，那是不需疑慮的事。有問題的是滇軍的一營，那一營純粹是滇軍，唯有營長張逢春和我是四川老鄉，他平時對我極爲敬服。

到了我決心脫離滇軍的那一天，我下令將我的直屬部隊往北方開拔，進駐安岳。張逢春悄悄的問我說：

『參謀長，你有沒有奉到上級的命令？』

『沒有上級，也沒有命令，』我坦然無隱的說。『張營長，你不想去安岳，你就不要跟我去。』

『說那裏的話，參謀長，』他更堅決的說：『要去，我們就一道去！』

我把部隊帶到安岳，休息一下，喘口氣，然後加以整編，張逢春忠誠可靠，我把他提升為團長，再招些兵，於是我一共有三個團的兵力。

趙又新和我相交莫逆，他對於我的不告而別，十分憾恨，我知道他必定會有這樣的心情，率部抵達安岳之後，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他，說明我不得不走的苦衷。

### 桑梓為重回川軍去

我回返川軍陣營的時候，正是熊克武倡呼『川人治川』，聯合全川將領，要求滇黔兩軍出川，他將川軍編組為兩個軍，以但懋辛為第一軍長劉湘為第二軍長，熊克武自任川軍總司令。所以，我從安岳、保寧北上閬中，正是奔赴熊克武的總部，劉湘欣然聽說我過來了，他大為興奮，特地趕到閬中迎候。

時值夏天，川軍裏的朋友、同學、各級將領，無論識與不識，聽說我已率部抵達閬中，自發自動的，予我盛大熱烈的歡迎。舊雨重逢，又度並肩作戰，兼且眼見川軍聯合陣線組成，我不免也感到十分欣慰。在閬中大宴小敘，竟無虛夕，川軍上下，認為我參加了他們這邊，前途大有可為，鼓舞之情，溢于言表。凡此種種現象，都在激勵我下定決心，我必須努力爭取良好的表現。

在閩中，熊克武以川軍總司令名義，發表我爲第二軍第九師長，爲了表示他對我推心置腹，特將他部下最精銳的一個憲兵團，撥給我指揮。我爲使各團戰力平均，便將這一支精銳分三營，編入我帶來的三個團裏。閩中接近廣安，和我的家鄉距離不遠，我派人回去了一趟，不久就募來大批新軍，編組訓練，第九師迅速的有了完整編制，戰力尤其不在友軍之下。我對這一支部隊的組訓非常嚴格，因爲它是屬於我自己的第一支基本武力。

駐防閩中時期，當地忽然發生霍亂，病勢嚴重，傳染極速，走在街上好好的一個人，忽然大吐大瀉，滿地亂滾，不一會兒，手、腳和全身由於大量失水，竟會全部乾癟，莊子有曰：『槁木死灰』，依我親眼所見，患霍亂而死的人才真是槁木死灰，他們死後滴水無存，人都變成脆的，過去拗拔他的指頭，啪的一聲，應手而斷，當時的情況實在可怕，霍亂流行的那幾天裏，一死就是好幾百個，可憐當地人不懂得這是什麼病，連醫官也莫名其妙，於是只好把它當作瘟疫，那些倖免於疫者，紛紛的求神拜佛，磕頭燒香。大難當頭，誰都不曉得自己可以活到那一天。總部眼見霍亂來勢汹汹，唯恐傳染到軍中，因此召開緊急會議，會中議決提前出發，反攻成都。說也奇怪，就在我們準備開拔的那一天，突然天降大雨，這一場雨淋去了我們的暑熱與煩悶，同時，居然把閩中的霍亂疫症也給沖刷盡了，從此霍亂絕迹，人民額手相慶，否則的話，恐怕閩中全城百姓，俱將不保。

由閩中進軍成都，支援孤軍守城的友軍，部隊開進了成都城，朱德、金漢鼎率領前來增援的滇軍，前哨已經在龍泉驛一帶活動，我深知龍泉驛是成都的咽喉，這處衝要地點一旦淪於敵手，敵軍便將兵臨城下，那時候，我們唯有從事巷戰，與敵週旋。所以在連日的軍事會議上，我極力主張，川軍應以龍泉驛爲主戰場，先在龍泉驛遏阻滇軍的凌厲攻勢。我這個意見，獲得大家一致的同意。這是我脫離滇軍以後從事的第一仗，我的敵手，多半是我在滇軍裏的老部下。

## 龍泉驛浴血奮戰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隆，有清一代，都是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經營康藏黔滇幾省的邊務。民國以後局面不然一變，繼滇軍入川以後，黔軍也接踵而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四川人同心合力以驅逐客軍爲要務，並不是單純由於某一時期的特殊情勢所使然。

滇軍進薄成都，龍泉驛的浴血苦戰，在那一段時期，全四川的軍事領袖，可以說是齊心協力，保衛桑梓，這是四川軍隊空前未有的一次大聯合，奮勇爭先，義無反顧。就在龍泉驛這一處要隘，鄧錫侯的一名旅長陣亡，劉湘也有一位旅長負傷，我自己也在這一戰役中掛了彩，當時戰況的激烈，由此可想而知。

固守龍泉驛之役，我經常親臨前線督戰，座下一匹馬，腰上別一支手槍，身邊只帶幾名衛士，當時我統率的部隊將近兩個師，但是我每每進抵最前線，到達連營長作戰的位置上。曾經有一次，我下令前鋒部隊，限時刻奪回一座小山頭，爲了鼓舞士氣，我親自到第一線去督陣。小山頭上敵軍已經構築好了工事，他們躲在掩蔽物後，居高臨下，機關槍、步槍和榴彈，交織成強烈的火網。這時候我看見有一位低級軍官，他奮勇的揮動手槍，高聲喝令他的士兵衝鋒，他自己領頭往前衝，槍林彈雨，在他前後左右的泥巴地面，激起了一簇簇的彈花塵土，他往前衝了好幾十步，回頭一看，一個人也沒有跟上來，他生氣極了，退回他部下趨趨不前的地方，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然後他厲聲再喊：弟兄們快向前衝，他又拔步急奔，猛衝過去，山頭上敵人的砲火更烈，他再回頭，依然還是沒有一個人跟上來。當時他憤恚已到極點，他又往回跑，跑到半路之中，他順手抄起一根打落在地上的樹

枝，這一次他又吼又罵，掄舞樹枝向那些畏怯膽小的士兵一陣亂打，士兵們被打得又急又愧，發聲喊，端起步鎗，一鼓作氣，就此克服了那座小山頭。

壯哉勇士！我在他們後面看得熱血沸騰，一踢馬腹，潑喇喇的直往山頭跑去，我的衛士一時跟不上，驚惶失措，相顧愕然。

我策馬驟馳到小山頭上，敵人還在倉皇的後退，不時回身打一兩槍，抵禦這邊強勁的攻勢，我找到了那名低級軍官，來不及下馬，我就匍伏在判官頭上問：『你叫什麼名字？』

他正廝殺得起勁，滿頭大汗，氣喘咻咻，一臉亢奮的紅光，見到是我，他肅立敬禮，報告我說：『我叫張琴。』

張琴，我聽說過這名字，曉得他是我部下的一位排長，我十分高興，俯身微笑的望着他，我說：『你很勇敢，我要送一樣東西給你。』

疆場上，槍林彈雨之中，急切間，我該送什麼東西給他呢？驀地，我想起了：『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我身畔沒有寶劍，我便將腰帶上插的那一支手槍，拔出來遞交給他。

這位張琴，從此成爲我軍中一員最驍勇的戰將，攻堅摧銳，身先士卒，十足有水滸傳石秀拚命三郎的作風。龍泉驛之役過後不久，他的連長違犯軍律，我處分過了以後，就將張琴擢升爲連長，後來他更因戰功洵升營長。我在四川打過無數陣仗，張琴可謂無役不從，他實在是爲我拚命的幹，拚命的打，終於他捨生取義，壯烈成仁，使我時今仍然對他不勝愴念。

由於當面之敵，是由我的舊屬朱德擔任指揮，龍泉驛情勢危殆，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我爲了絕路求生，



挽救川軍覆滅的噩運，不惜親筆寫一封信，請朱德莫再逼人過甚，我希望他繞道而去，莫再進犯成都。在這封信裏，我曾經正告他說，倘若他逼急了我，困獸猶鬥，我未必就會屈服於他們的優勢兵力之下。

但是朱德正在躊躇滿志，以為成都指日可下，他怎肯聽我的勸，他不僅不接納我的忠言，反而認定我並非是為消弭兄弟鬩牆之計，而是我已窮途末路，換言之，是在向他求和。

因此他越攻越急。

## 七拼八湊苦守成都

當時我鑒於所部傷亡過重，決心退入成都，重新整頓，然後徐圖反攻之計，但是我考慮再三，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為難，因為我若自龍泉驛一退，川軍勢必全線崩潰，不復成軍。於是我暗暗的先派幹部入城，以最快速度，先將成都守城防務佈署妥當。這時候我更發動成都市民，命人曉諭利害，請他們協同守城，從此編組市民，分段固守城垣。等到守城已有萬全之策，我這才下令前線各軍，乘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敵軍懈怠不備，我遂棄守龍泉驛，安然轉進成都。

我所指揮的部隊全部撤入成都，按照早先的預定計劃，分門分段，各就各位，就此開始了成都攻防戰。

果然，我率部入城以後，滇軍跟蹤而至，兵臨城下，而川軍各部，至此以為大勢已去，爭先恐後，過成都而不入，紛紛的向灌縣退却。我在極端的頹勢之中，力挽狂瀾，施展鐵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極勉強的留下劉湘的一個師，同時我又強將熊克武、鄧錫侯、田頌堯、劉存厚等川軍將領，留在成都，請勿再退。

我決心依靠這支七拼八湊的隊伍守住成都。

滇黔軍隊，越過了龍泉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他們以為龍泉驛都已經佔據了，何慮成都不下？於是他們像潮水一般的湧向成都，旗幟如林，硝煙似霧，他們不分晝夜，全力攻城，但是我不久便已察覺，他們猛攻東南二門，却放着西北兩門不予攻打，看他們的意圖，似乎是想留下西北二路，容我們川軍從容退却。

接連七八天目不交睫，沒有睡覺，我的身體雖然強健，至此疲勞過度，人非鋼鐵澆鑄，實在難以支撐。我巡視四門，看到各部士兵大露疲態，心中覺得十分難過。

一直挨到了第九天，我勉力睜開惺惺睡眼，照舊督視四門防務，這時候，彷彿將士們已經輪流睡過了覺，我見到他們精神已稍恢復，有人在唱歌，有人在遊戲，而城外炮火猶仍熾烈如故。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放心得多了，於是將守城門的重任，交付給我的得力幹部，我自己跑到成都師範學校去洗個熱水澡。這時候，有人請我去開會，我昏昏沉沉的就去了。一到會場，看見參加會議的人頗多，彷彿官商軍學，各界首腦人物都在，他們的視線全都集中在我身上，首先就有人告訴我：

「督軍已經走了。」

「謬他走嘛。」我泰然自若的回答。

「我們還要不要打呢？」

「當然要打，」我抬起澀重的眼簾：「我們先守住成都，休息幾天，再打出去。」

會場裏人人交頭接耳，盡是嗡嗡的低語之聲。我不理，這時候又有人站起來高聲的講：

「都陰曆九月了，天氣漸漸的冷，士兵沒有衣服穿。」

「天氣只怕冷得還不厲害吧，」我說：「要是真的冷起來，我們且跟老百姓借點衣服。」

另一位軍官在遠處大聲的說：

「軍需部沒有錢了！」

這真是困難重重，看情形在座沒有一個主張打的，但是當時我在想，困難重重又有什麼關係呢？身為軍人，就應該從危難艱險中打出路，他們逼我越兇，我的鬥志越高，因此我也高聲的說：

「沒有錢就作沒有錢的打算。」

「沒有錢吃什麼嘍？」那人振振有詞的質問我：「有這麼些部隊在成都，他們都是要吃飯的呀！」我還是毫無所謂的說：

「先吃城裏的存糧，打完了仗，將來我們再算賬。」

「發不出餉又怎麼辦？」

「很簡單，沒有錢發餉，那就暫時不發。」

大會開到這裏，只好無結果而散，主降派的人見我語氣柔和，鬥志昂揚，從此也就不敢再跟我提議撤退，後來有許多朋友對我說：

「看你那天以不變應萬變的模樣，一心要打，不退不走，就好像你指揮部隊，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無餉也要打仗……」

我聽了，哈哈大笑。笑過以後我還要傲然的補上一句：

「那當然。」

開過了這一次會，跟着要做積極備戰的部署，我研判敵情，滇軍始終只攻東、南門，我懂得他們的意思，

他們是想請我由西門或北門撤退。但是抱歉得很，我早已下定決心再不退了。

想起成都城裏不分軍民，想撤退的人一定很多，士各有志，不能相強。我召集官紳領袖再開一次會，我很誠懇的對他們說：

「要退却的，要講和的，從此請便，讓我們分道揚鑣。至於我，我是決定了要指揮我的人守城。」

### 蓉城飛將直下川南

卯完會，我眼睛都睜不開了，回到寢室，倒在床鋪上昏昏大睡，一連睡了四十八小時。醒轉來時，成都不但沒有失守，而且部隊都已輪流休息過了，人人容光煥發，精神振作，於是我下集合令，將隊伍調集到大操場來，我親自檢閱後，來一次軍歌大合唱，歌聲雄壯，意氣更豪。我看看差不多了，大聲的宣佈說：

「滇軍圍城，以爲必勝，所以他們兵驕將狂，按兵不動，妄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川軍，却有保衛桑梓，維護地方的責任，把滇軍打出去，鞏固成都，肅清全川，成功與否，就在今朝！」

話說完，全軍歡聲雷動，官兵們摩拳擦掌，勇氣百倍，我知道士氣高昂，到了頂點，城牆上的大礮也發出怒吼，硝煙四散，彈下如雨，我們喊聲殺，勇往直前，衝鋒陷陣。滇軍見我們城門緊閉，一連好多天沒有動靜，認爲勝券在握，一心準備我率隊逃走，他們就可以順利無阻的接收成都，心理上早已鬆懈，部隊展開，毫無防備，此刻沒想到我們突然全師反撲，川軍奮勇爭先，大有雷霆萬鈞之勢，因此他們一時措手不及，被我們衝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東線的主力一潰敗，南北兩支合圍的部隊，就怕被我們反包圍，聽到消息，趕緊向後轉，就這樣，成都之圍宣告解除。大隊滇軍化整爲零，一路向川南潰退。

這一仗打得精彩，還不止此，我率領川軍打衝鋒，衝破了滇軍防線，一個收腳不住，居然跑到朱德和金漢鼎的前面去了，滇軍落在我們後頭，而我們前進的方向，又是正對着滇軍的堅固據點瀘州城，也就是說，我剛從重重包圍裏衝出來，又陷於置身敵軍之中的惡劣情勢。環顧川中，沒有一支友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我衝到兩路滇軍中間，不但不能停留，而且非得快快的奔向預定目的地，因為我一停，後面蜂湧而來的滇軍敗兵，勢必就會反過來成爲我的追兵，雙方相遇，萬一前後受敵，敵衆我寡，同時由於他們是在奪路而逃，圍成都他們儘管懶洋洋，這時候他們勢必要拚命，認真要拚，憑人數說我是拚不過的。所以我當時唯一的希望，便是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瀘州，給趙又新也來上一次奇兵突擊，但願他也一時不備，讓我一路順風的進瀘州，紮住陣腳，喘一口氣。

兵敗如山倒，敗兵之勢，有時候是要比得勝之師還要難以抵擋，我的憂慮並非毫無理由。滇軍大敗，他們向南逃竄的目的，正是要趕去跟趙又新瀘州之師會合，我跑到了他們的前頭，因此成了過河卒子，唯有趕緊向前，所以一路幾乎沒有休息，拚命跟滇軍賽跑。當時的危險，事後每次想到，都心有餘悸，記得我們日夜兼程跑到了隆昌，斯時得到情報，朱德等部，直向南部竄逃，在往下游合江方面而去，我心中已有一點把握了。再往前衝，越福集場和石洞兩處鄉鎮，就是瀘州，然而要攻瀘州縣城，還得渡過一條由自流井來的沱江，此河繞過瀘州城南，注入揚子江，它形成瀘州南部的天然屏障。

當時我軍兵力共有一萬多人，萬把人渡河，問題實在不簡單，尤其在瀘州附近的沱江，江面很寬，幾乎就跟揚子江般寬一段的寬度相等，我們抵達江邊的時候，但見波濤滾滾，四野靜悄悄的，江面之上，却奇蹟般的出現了一座臨時搭建的浮橋。

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了，趙又新怎麼會突發奇想，在沱江上搭起這座橋來了呢？難道是他有未卜先知之能，曉得我親率大軍來攻，唯恐我無法飛渡，特地搭起橋來迎我攻城的？昨日之友，今日之敵，彼此立場不同，目的各異，當然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可是，浮橋是清清楚楚擺在眼前的呀！

猜不透趙又新搭橋的用意，兵貴神速，一萬多人的大隊伍，不能停在江邊，猶豫徘徊。即使趙又新安下了天羅地網，十面埋伏，我也只有硬起頭皮，直往前闖。

在江邊召集高級人員，緊急會商，許多人說：這條浮橋來得大有蹊蹺，過不得；又有人道：河寬橋長，部隊通過，目標這麼大，萬一敵方在對岸架幾門大砲，若干挺機關槍，那密集的火力，儘可以把我們攔在橋上，走頭無路。

但是也有人主張強渡，他們的論據是朱德、金漢鼎兩路敗軍，可能還在我們的後面，緊蹣不捨，在江邊時間就攔得久了，被他們追上來，雙方發生接觸，城內守軍利用浮橋衝出來支援，我們在河壩子上陷入包圍，一無隱蔽，二無工事，豈不是唯有引頸就戮，全軍覆敗的份嗎？

我沉吟片刻，心裏在想，趙又新的指揮作戰，只有我最清楚瞭解，他出身日本士官學校，投身行伍多年，迭經陣仗，謀略雖然略失粗疏，但是他行營佈陣，一向都採用的是正規辦法，故佈疑陣，賣弄玄虛，這未免不太合乎他的個性。我對於他搭這一座浮橋的假想，一定是他已經聽說朱德、金漢鼎等部兵敗成都，在他的想像之中，潰敗下來的滇軍，必然會一面節節抵抗，一面向瀘州撤退，這樣才可以和瀘州的滇軍相會合，反攻乎？撤走乎？統統要等會師以後，方始可作通盤的決定。因此，我敢斷定他這座浮橋是為迎接朱德、金漢鼎兩支敗軍而架的，目的在於接引敗軍進瀘州城。

## 楊參謀長你回來了

由於我從成都一路向瀘州挺進的時候，早將沿途的電話線破壞無遺，當時還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趙又新因處瀘州，無法獲悉前方的情況。他不知道我部推進太快，已經衝到了敗退滇軍的前面，同時基於我對全川地理熟悉，挺進以來，時刻都在抄近路，什麼窮山惡嶺，危峯鳥道，我們都可以放心大胆的通過，不像滇軍，沿路且戰且走，因為他們還要應付四川老百姓和民軍的襲擊侵擾，於是我和後面敗軍的距離越拉越長。而滇軍自蔡松坡死後，各級部隊離心離德，各自為政，朱德在四川刮够了地皮，腰纏萬貫，打得下成都，他還能夠遂行其政治野心，做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如今部隊打垮，他實在是無心戀戰，撤退途中轉了一個彎，向合江折，我就料準了他是在急切的想回雲南。

這許多變化，都是電訊中斷，情況不明的趙又新，他所絕對無法料到的。他一定是在那裏想，數萬滇軍攻成都，遭遇失敗，這樣一支大軍總不能全無音信，因此，瀘州方面當然是「南線無戰爭」了，所以他還特地搭起了浮橋收容退兵，那曉得前方已經出了奇特而急遽的變化，朱德、金漢鼎等根本就沒有和他通消息，兩軍會合的打算，因而坐使川軍從「天」而降，兵臨城下。——一着之差，滿盤皆輸，趙又新瀘州之敗，滇軍盤踞四川前後歷時五六年，終於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肅清，與其說是趙又新的判斷錯誤，不如說是朱德等人因私害公，不顧大局，使趙又新成爲一支孤軍，無意中使我竟了全功。

當時，我因爲一路衝到瀘州城南沱江河岸，既不見警戒，又未曾遭遇任何情況，在舉行緊急會議，聚訟紛紜的時候，我心裏已經有所決定。移時，早先我派出去的斥候，回來報告，他過橋摸到那邊以後，但見瀘州城

門大開，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城防鬆弛，全無戒備。

我聽完報告，決心立即攻城，先派一團人，繞道沱江上游，渡河進薄西門，我自己親率大隊，由南門衝進城裏。滇軍攻成都放開西門叫我逃，如今我也投桃報李，爽性把趙又新撤退必經之路，東北二門全不派兵，我只要他們讓出城池，就已經够心滿意足的了。更何況，我和趙又新還有一段私誼。他的部下，曾經也是我的部下呢。

我軍大部抵達河岸浮橋頭，我下了馬。回頭高聲一問：

「那個將我的軍旗，先高舉起來過河去？」

「我來！」

從我身後，轉出一條彪形大漢，虎背熊腰，威武精壯，他把軍旗接過，往我右前方一站。我高高的舉起右臂，厲聲一喝：

「兄弟們，進城！」

連衝呀殺的都沒有喊，掌旗官和我並肩衝刺，全軍弟兄，挺着明晃晃的刺刀，大隊人馬，就此上了浮橋，一口氣，衝進了瀘州縣城。大街上，一個滇軍都不見，店舖開起大門在做生意，茶館裏高朋滿座，談笑風生，路上行人遇見我，有認識的，還跟我打招呼：

「楊參謀長，你回來了？」

### 奇襲瀘州一戰成功



喊得我啼笑皆非，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回到了川軍陣營，在成都打了一陣防禦戰，如今是領兵攻城來打仗的。他們以為我還在滇軍裏面，只不過出去耍了一陣呢。

派隊分頭搜索殘軍，並且立即部署防務，以備後面趕上來的滇軍力撲。我自己帶一營人到了司令部，門口還有幾個衛兵，見到他們的昔日老長官，敬禮也不是，打我也不是，我趕忙上前溫語相慰，請他們放下武器，吩咐我部下好好的招拂他們，願走，願留，悉聽尊便。

心裏直在惴惴不安，依我之想，趙又新一定還在司令部裏，否則門口不會還有衛兵，昔日之友，今日之敵，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呢？——硬起頭皮往裏走，這個滇軍司令部，還是我當參謀長時改建的，佈置擺設，和以前一模一樣，令我興起無窮的感慨，輕車熟路，進了司令部。與此同時，部下已將全屋搜查了一遍，我懸着的心放下來了，再也不會有尷尬場面，司令部裏的人跑得精光，大概他們已從後門倉皇出走。各辦公室整整齊齊，一切維持原狀，廚房煤爐上還坐着開水，滇軍第二軍司令部的朋友，這一次是名符其實的「僅以身免」。

長程跋涉，憂急緊張，又是一連幾夜不曾好睡，此刻諸事粗定，我坐在司令室裏休息一下。倦意陣陣襲來，正想闔眼打个瞌睡，傳令兵來報告，朱德和金漢鼎的各一部已經接應而至，他們正在城外，積極作攻城的準備。

於是我又很心煩，心想趙又新他們說不定還不會逃出城去，而今朱德金漢鼎的落後隊伍又來得這樣快。從現在起當然是已經四門緊閉準備作戰了，這一來，他們怎麼辦呢？除了接受投降，似乎再也沒有第二條路走。

正在發怔，又有人一路叫嚷着來報告：

白面霸王唐繼堯

「趙又新打死了，打死了趙又新！」

這一驚，非同小可，我虎的一躍而起，奔出去，叫人帶我親自去看。急急忙忙跑到西門，城門已閉，街道上，橫七豎八躺了一地的屍首，我一眼看見趙又新的侄子，蹲在他叔父的屍身旁邊，捶胸頓足，嚎啕大哭。

我連忙趕過去，趙又新四仰八叉的仆倒在地，我把他輕輕的翻轉，只見他雙眼緊閉，面貌一如生前，胸部中了一顆子彈，鮮血已經流出很多。

他侄兒見我來了，拉住我，聲聲的哭喊。

我痛悼故友，深心憾恨，我對於他的後事，盡心盡力，從優辦理，我爲趙又新挑選最好的棺木，盛子厚殮。趙又新的家屬，早在川滇戰事初起的時候，就已經回到雲南故里，當時在瀘州的趙氏親人，只有他一個侄兒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籌備，我收齊了數萬銀元，交給他的侄兒，和趙氏生前的若干親信，請他們護送靈柩回雲南，這筆巨款，一部份作爲他們的川資和遺散費用，大部份交到趙太太的手裏，聊充遺孀的生活之需。那段時期，雖然我正在百忙之中，軍政各事，千頭萬緒，但是我仍以很多的時間，親自料理趙又新的身後各事，而且幾十年來，我每一想到這一大不幸，心中總是萬分不安，我一生最愛重朋友，偏偏有一位好朋友在這種情形之下喪生，公誼私交，難對友朋，即使四五十年後的今日，回憶至此，猶仍潸焉涕下。

剛進瀘州的那一天，我正在趙又新的靈堂裏灑淚，忽有緊急軍情報來，說是朱德、金漢鼎又向瀘州回竄。我滿心懷疑這個情報是否正確，但是爲了有備無患，我仍然親上城牆，部署防務，一連備戰好幾天，終於證明情報錯誤；朱德、金漢鼎早就下合江，逃出四川。——事後方知，當時他們恐懼我在他們之前，直向瀘州猛進，

而他們更以爲後面必有大批的川軍跟起來，他們也怕夾在兩軍之中腹背受敵，所以才改向下游合江一帶竄逃。

### 合江一役義釋滇將

朱德，金漢鼎竄抵合江附近，跟瀘州非常接近，因爲合江瀘州是鄰縣，雙方隨時可以發生接觸，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當時我若狼一狼心，把他們那支殘軍解決，活捉朱德金漢鼎，似乎也並不大難。但是由於趙又新的一死，使我傷心黯然，自疚頗深，悲痛的心理沖淡了敵愾同仇的決心，我明知道朱金二人在合江徘徊逡巡，是他們窮途塞滯，無路可走，他們不敢東走綦江，假道貴州回雲南，而回滇的大路應該過瀘州，下納溪，敘永，穿過貴州西北入雲南省境。我不忍將滇軍逼迫過甚，叫他們的殘部都回不了家鄉，於是我派人送信去，發他們一筆薪餉，並且說明趙又新先生犧牲的經過，最後告訴他們，我的部隊決不出瀘城一步，希望他們慢慢的行進，從此川滇兩省，釋嫌修好，同爲未竟的革命大業努力。

我的代表回來報告我說：朱、金兩旅殘餘的滇軍已經不多，他們自從攻打成都潰敗以後，一路急急奔逃，途中迭遇地方團隊、民軍和土匪，襲擊劫掠，無時無之，糧食輜重和槍枝，也不知道損失了多少，一個個衣衫不整，栖栖皇皇，根本就沒有作戰的能力。好不容易逃到合江，却又碰到我率領大兵，入駐瀘州，恰好擋住了他們的歸路，以此他們認爲這次會在四川死定了，軍中日夜都有哭聲。聽到我的代表朗誦縱釋滇軍的那一封信，人人感激涕零，當場有人喜極而泣，俄而想起我已經放了他們一條生路，從此回鄉有望，於是又有人歡呼萬歲，熱烈歡騰的氣氛，開始瀰漫全軍。我聽了他的報告，忽然想起英氣勃勃的蔡松坡先生，如今他的在天之靈，不知是否能夠見到當年氣吞河嶽的護國軍，在被野心投機份子充份利用過後，竟會落成這樣的下場？

滇軍入川，始則朝野俱慶，終而天怒人怨，如此週而復始，已歷十有餘年。四川人眼裏的滇軍，始終是四川的心腹大患，因為他們不但奸慝楊側，而且登堂入室，喧賓奪主，尤其川南川中一帶，十餘年來一向都是滇軍的勢力範圍區，橫征暴斂，民不聊生。所以這一次滇軍失敗得那麼慘，川人十餘年來的心腹之患一朝廓除，一方面固然是我們知己知彼，攻守有方，另一方面，也由於滇軍川民積怨已深，敗微一露，襲殺四起，使滇軍在任何地方都存身不住。因之，此次滇軍之敗，可說是敗在全川民衆之手。

### 顧品珍火併唐繼堯

趙又新的第二軍全部潰散，有一部份被我順理成章的收編，也有一部份歸併於顧品珍的第一軍，顧品珍則面臨我的巨大壓力，被迫向川滇邊境節節後退。當我攻克瀘州，趙又新敗亡，唐繼堯也曾分兵馳援，他派鄧泰中、楊泰兩個旅，北上救援顧趙二軍。祇是楊泰、鄧泰中深知川軍將領正在空前團結狀態之中，我在瀘州，又非弱者，憑他們兩個旅的兵力，很難與我爲敵。因此，鄧楊二旅都在滇北徘徊，逡巡不前。不幾天，顧品珍便率領殘部退到了畢節。

畢節在滇黔兩省交界的地方，屬於貴州省境。顧品珍率部退到畢節以後，他心裏很有點駭怕，駐川滇軍素稱勁旅，而且兵力有兩個軍之多，怎麼被我一出奇襲就打垮了？不但損兵折將，更使素稱南方之強的滇軍顏面無光，這是滇軍空前未有的重大敗績，顧品珍唯恐唐繼堯臉孔一板，把他依軍法懲辦，治他臨陣失機之罪。所以他在滇邊趨避，不敢進雲南的大門，頗有「近鄉情更怯」的意味。

在昆明，唐繼堯也怕顧品珍軍心不穩，會起變心。他趕緊派專人到畢節，對顧品珍好生撫慰。根據我在瀘

州所獲得的諜報，顧品珍也會向來使力白無他，表示始終擁唐。來使返昆明覆命，唐繼堯隨即電令顧品珍改編隊伍，尅日到昆明去會商大計，同時，爲了堅定顧品珍對他的信心，他把原先派在昆明——畢節一帶隨時刺探顧品珍動靜的間諜，一律撤回。唐繼堯甚至在昆明預爲顧品珍設立東防督辦行署，作顧品珍的總部，又復安排下盛大的歡迎儀節。

顧品珍受寵若驚，欣欣然帶領兩團人馬先行，由畢節逕趨昆明。可是很不湊巧，當他抵達迤東宣威，偏偏碰上了第八軍叛變部隊和唐繼堯的親信隊伍在安寧、呈貢、嵩明一帶反覆鏖戰。在這時候顧品珍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若助唐，叛軍必敗，否則就不知鹿死誰手。顧品珍字筱齋，昆明市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辛亥昆明起義前在雲南講武堂任教，雲南光復後任軍政府參謀部第三部部长，護國之役任第三梯團司令官，可說是唐繼堯的老部下，一手提拔的高級將領，護國之役他立功不少，其後駐川四年半，也從旅長陞到滇軍第一軍軍長了，按理說他對唐繼堯應該效忠到底。但是雙方當時內心已有猜忌，感情大不如前。尤其他到了宣威正好坐山看虎鬥，覷個鵝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機會，那又何樂而不爲？由此可見多年傳說顧品珍之倒唐係因北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報他辛亥那年在滇被逐的一箭之仇，密使我和劉湘，與顧品珍妥爲接洽，簽訂條約，濟助餉械兵力，促他回滇取唐繼堯而代之，這個說法純粹是想當然耳，空穴來風。我跟滇軍將領淵源很深，順應桑梓父老兄弟要求驅逐客軍在我是義不容辭之舉，必欲引起滇軍將領內鬨；倒唐立顧，那就不合乎我楊某人的作風。顧品珍倒唐可以說完全是風雲際會，受了環境變化的影響，與其說我和劉湘是幕後策動者，不如謂滇第八軍之叛使他食指大動，企圖攫取雲南督軍一席，這是其理甚明之事。

顧品珍帶領兩團人馬在宣威靜觀待變，俟時而動，他向唐繼堯告病，但却暗中在宣威召集軍事會議，籌商

進止。唐繼堯明明曉得顧珍品態度曖昧，可能有變。但是他大敵當前，唯有把第八軍叛部解決了再說。第八軍叛部由於唐繼堯援軍四集，終告敗北，亂事即將平定。唐繼堯立刻在昆明和高級幹部開會，商議對顧珍品應該如何處置。滇軍方勝，他的高級幹部正在得意洋洋，尤其顧珍品在宣威的隊伍不過兩個團，以昆明城裏的兵強馬壯，自不難一舉蕩平。因此發言者慷慨陳詞，盛責顧珍品在四川作戰不力，喪師失地，讓我楊某人打破了滇軍不敗的紀錄，光祇這一點他已是「罪無可道」。何況他又違命令，自動從川境撤防，回滇擾亂，心懷叵測。如果不以武力解決，勢將開犯上作亂之惡例，致滇軍軍紀墮地，雲南將無安寧之日。衆人一致主張出兵討伐。這一來正好把顧珍品逼上梁山了。

唐繼堯決心討顧，他親率警衛軍担任中路，命旅長田鍾毅居左，楊葵居右。當天就開赴距離昆明一站之遙的板橋。他的作戰計劃是等顧珍品乘虛而入，先來攻城，拒之於板橋之外，只要抵擋得住三四天，俟追剿第八軍叛部的各軍回師，立可將顧珍品一舉擊潰。他萬萬不曾想到，楊葵自奉令援川，頓兵不前，徘徊滇北，他早已心中發虛，就怕唐繼堯處他抗命之罪，拿來開刀。因此他先已派遣代表潛赴宣威，勸顧珍品乘省城空虛，長驅直入。於是當唐繼堯進駐板橋以後，馬上就接到了楊葵的電報，請辭右翼指揮。不多幾時，另一名援川失機將領鄧泰中，也和顧珍品部各旅、團長會銜來電，請唐繼堯下野。唐繼堯這才曉得變生肘腋，大事不好，追剿第八軍叛部的效忠隊伍一時抽調不回來，他在板橋的那警衛一軍已三面受敵，這場內戰是萬萬不能打的。那一個恰是陰曆除夕，他自板橋匆匆趕回昆明，將雲南民政移交省長周鍾嶽，命憲兵司令李天保、警務處長秦光第維持地方秩序，他不拿一文公款，不帶走一支隊伍，僅由百餘名伙飛軍隨行護衛，帶着他的一家老小，而在民國十年陰曆六年初一（陽曆二月八日），步出了他一住八年的五華山總部，悄悄的搭滇越路火車出越南。

## 唐繼堯重回五華山

唐繼堯下野以後，旋即過越南，到香港。顧品珍則進入昆明，代唐繼堯而爲雲南督軍。唐繼堯的警衛軍多半被顧品珍收編，一小部份則由龍雲率領流入邊地。這是龍雲在雲南崛起之始，當時，他是唐繼堯警衛軍裏的一名旅長。

其餘滇軍各部，如張汝驥、李友勳、李選廷、李杰、黃毓英等，仍然對唐繼堯表示效忠，祇以主帥遠走高飛，羣龍無首，唯有向滇桂邊境移動。幸虧桂軍第一師師長劉震寰和唐繼堯有舊，他在柳州、桂林一帶劃定地區，收容親唐繼堯的滇軍，使入桂滇軍得了一處立足點。在這一段時期，顧品珍雖然得了雲南督軍一席，他的地位却並不怎麼鞏固。因爲唐繼堯主滇八年，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雲南省境之內，至少還有一個完整的師，外加許多零星部隊，始終接受他的指揮。在貴州和廣西，湖南，效忠於他的滇軍不下三四萬之衆，在廣東則方聲濤一師入閩敗潰，張開儒的一師實力完整，駐在廣州。這些部隊只要唐繼堯一聲號召，多半能追隨他重返雲南。同時，他仍爲軍政府的七總裁之一，尙且會由軍政府發表他兼任交通部長。

在廣州的軍政府，以及國會議員，鑒於唐繼堯是護國、護法元戎，軍政府的總裁，不以成敗論英雄，對他十分禮重。國父尤其對唐繼堯寄望殷切，曾經派出代表，迎唐入穗，和國父幾度長談，國父希望他在粵就職，協助國父主持西南大計，策劃北伐事宜。但是當時在廣東握有實力的廣東督軍陳炯明，却對他懷有成見，心存忌刻，唐繼堯首度拜會陳炯明時，就頗受冷落，使唐繼堯起了戒心，他託詞回到香港，開始積極策劃打回雲南去。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五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國父爲大總統，五月二十八日， 國父命陳炯明、許崇智、黃大偉、李烈鈞、谷正倫各部進兵廣西，討伐陸榮廷。這一仗直打到九月三十日克復龍州，廣西底定。 國父因爲響應號召準備北伐的各部隊，其中滇軍爲數不少；爲安撫滇軍，使其統率得人計，特派鄧家彥、汪精衛、暨 國父令婿戴恩賽等赴港，迎唐入桂。這時候，陳炯明已與北洋軍閥有所勾結，陰謀阻撓 國父北伐。他也派他的兄弟陳覺民，到香港去把唐繼堯迎來廣州。

十二月四日，唐繼堯到廣州後，和陳炯明見了一面，舉行密談。他們談的是些什麼，無從得知。不過，從往後的事態演變來看，則無可否認的，在民國十年 國父進行北伐時，陳炯明是公開阻撓，不惜謀叛，唐繼堯則別有用心，拔腳開溜了。這二個實力派人物的態度突變，確使 國父的民十北伐之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若干年來，我常時在想，倘若民國十年 國父略定粵桂以後，唐繼堯、陳炯明，再加上在雲南的顧品珍，倘能一心一德，服從 國父領導，集合各部，參加北伐。那麼，國民革命成功，全國歸於一統，至少可以提前六七年實現，往後的歷史，必將全部改寫；中華民國，也許早就臻於富強康樂之境。然而，唐陳不此之圖，却純粹是個人權力思想，地盤觀念作祟。 國父希望唐繼堯參與北伐行列，唐繼堯却一心一意只想打回雲南去。因此，十二月五日他從廣州動身去梧州，便有黔軍司令胡瑛率一團人護送。當時的桂林大本營祕書長胡漢民，也曾致電胡瑛，告訴他外間謠傳甚多，請唐繼堯逕赴桂林，莫去柳州。但是唐繼堯却分明用了個瞞天過海之計，由胡瑛覆電，推說唐繼堯是到柳州慰勞軍士去的，就擱三幾天，馬上就到桂林來。然而，唐繼堯一到柳州就設立了滇軍總司令部， 國父曾予制止，唐繼堯置之不理。他旋即號召舊部將士，編組成軍，又從柳州赴河池



，和劉震寰會晤。劉震寰對唐繼堯的回滇之舉，爲大贊成。他資助了唐繼堯一批餉械，胡若愚和楊益謙的兩個軍，原在桂林。駐滇中的李友勛一軍，也從雲南開來會師，再加上吳學顯的大隊人馬，龍雲的一彪勁旅，裏應外合。唐繼堯迅即在廣西編成李友勛、胡若愚、田鍾毅、楊益謙四個軍。十年一月，他親率四千餘名前部，由柳州出發，其餘各軍則緊躡于後。二月攻入雲南廣南。顧品珍也親率大軍前來迎敵，唐顧二軍在廣南相遇，顧品珍先喫了一個大敗仗，顧品珍所部的一個旅，把他們的旅長捆了起來，獻到唐繼堯的大營，全旅來降。滇中各軍聽說唐繼堯打回來了，紛紛倒戈來歸。於是唐繼堯奏起得勝鼓，長驅而入迤南，一仗擊斃了顧品珍所部的旅長趙燧生。顧品珍率着他的親信隊伍兩個團，退到宣良天生關，撞上了吳學顯設的埋伏，顧品珍和他的參謀長雙雙中彈陣亡。五月初，唐繼堯重入昆明，傾向顧品珍的滇軍將領羅佩金、金漢鼎率其殘部遠遁，至此，雲南一省，又復是唐家的天下。

### 堯雲舜雨苦了蒼生

重回雲南以後的唐繼堯，回顧一年半以前顧品珍的稱叛，逼他逃出了雲南，對於自己的部屬，控制得更加嚴密了。他廢軍廢師廢旅，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間，將所部滇軍五萬餘人編爲二十個獨立團，一個砲兵旅和一個近衛旅，一個近衛機關鎗大隊長，直轄於他的麾下。只有在他回滇之役中出力最大的吳學顯，被編成一個師。但却將他遣往貴州，授劉顯世，從此便將吳學顯部留在黔北，不讓他回雲南來。唐繼堯整編滇軍的用意很明顯，先前的第一軍，第八軍都曾造過反，如今八個軍化爲二十個團，試問那一個團長能有公然反抗他的力量？民國十一年七月以後，滇軍將領擁兵最多的反倒是砲兵第一旅旅長莫玉廷和近衛旅旅長龍雲了，這

是龍雲在滇軍中級將校中脫穎而出之始。

唐繼堯派吳學顯援黔，那是因為黔中有變。早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黔軍總司令劉顯世的外甥王文華所率黔軍第一師的一名旅長盧燾，乘王文華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被刺，在十一月十日發動兵變，逐走劉顯世，自任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長。盧燾是廣西宜北人，字壽慈，早年參加過同盟會，他取得貴州軍政大權後，和他同為旅長的谷正倫、袁祖銘、王天培等不值他犯上作亂的行為。而於十一年（一九二二）四月三日攻克貴陽，驅逐盧燾。盧燾逃到廣州，國父曾委派他為大本營高級參謀。

谷正倫、王天培、袁祖銘等迎劉顯世回黔，劉顯世請唐繼堯派部隊入黔以壯聲威。唐繼堯正好一石二鳥，把吳學顯的一個師調到貴州助戰。吳學顯本來是滇中巨匪，受過唐繼堯的招安，又遭過顧品珍的歧視壓迫，他糾集所部助唐返滇，建的功勞最大。但是唐繼堯對他仍還不大放心，調他入黔以後，劉顯世對黔北為其防區，兵力有十個營，給乍回貴州的劉顯世搗過一陣腰子。不久劉顯世響應唐繼堯的聯省自治，編制黔軍為九個混成旅。他無須再利用吳學顯了，便將他逐往湘西，後來吳學顯所部逐漸星散，有一部份為繼任貴州省長的袁祖銘所吸收。那時候袁祖銘又被劉顯世所逐，由吳佩孚任命為川黔邊防督辦，率部入川，又成為四川內戰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袁祖銘當上了貴州省長，固然是因為他曾參與逐盧迎劉之役，十一年八月劉顯世為酬其功，捧他登上省長寶座。但是袁祖銘有吳佩孚作後台，氣餒也就越來越高，劉袁之間從此矛盾叢生，互不相下。劉顯世唯恐袁祖銘奪他的位，他再度向唐繼堯乞援。當時唐繼堯雖亦希望重圓他川黔滇聯軍總司令，宰制西南三省的好夢，但是四川自我逐出客軍後，已經成立了四個軍，川軍第一軍總司令是但懋辛，第二軍總司令是我，第三軍總司令

劉湘，第四軍總司令劉存厚總兵力計有，十師九混成旅三獨立旅，滇軍再想入川殆無可能。只有貴州勉強可以成爲他們的外府。所以當劉顯世告急，白面霸王唐繼堯的雄心又起，他再次擴編部隊，由原有的二十個獨立團增加到步騎砲工共三十九個團，兵力激增幾達一倍，人數尤在八萬以上。然後他命乃弟唐繼虞率領五團之衆，應劉顯世之請，直入貴陽。於是唐繼堯的「堯雲舜雨」，「同銷天下蒼生苦」的抱負，又實現了一部份。兩兄弟雄踞滇黔，傲視同儕，唐繼虞在貴州當上了督理貴州軍務，貴州一省的軍權，全部落入他的掌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間，貴州有正式陸軍一百四十個營，總人數達五萬左右，其中唐繼堯就有十五個營，外加吳學顯在黔北的十營，胡若愚在黔西大定的十營，滇軍在黔，至少就有三十五個營，何況他們都是節制之師，精銳之旅。劉顯世以其所有的二十個營相較，誠然是相形見绌了。

唐繼虞字萍廣，他是唐繼堯的三弟，在龍雲之前，他曾担任唐繼堯的警衛團長，兄弟感情非常之好，多年以來一直合作無間。所以唐繼虞人在貴州，對於雲南的軍政大計，他照樣要過問。滇黔兩省，唐繼虞權力之大，僅在乃兄之下。

### 川滇黔聯軍總司令

在顧品珍陣亡宜良以前，他確曾響應 國父的號召出師參加北伐。他的一部份隊伍開到廣西， 國父民十北伐之舉已告中止。黔軍谷正倫、王天培部參與了這個偉大的行列，顧品珍的部下也有楊希閔、范石生、楊如軒、楊池生、蔣光亮各部開進了廣西。顧品珍敗亡，唐繼堯回滇，他們不願再回雲南，接受唐繼堯的指揮，便在廣西成爲了一支孤軍。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一月 國父派鄒魯入桂，聯絡滇桂各軍共同討伐陳炯明。十二

月六日楊希閔就任代理滇軍總司令，和桂軍劉震寰、沈鴻英，還有先已追隨 國父北伐的滇軍朱培德在白馬廟舉行軍事會議，議決合力討陳。十二年（一九三三）元月十六日，滇桂聯軍攻克廣州，陳炯明逃往惠州盤踞。二月二十一日 國父自上海抵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滇桂兩軍以楊希閔、劉震寰爲首，一時成爲大元帥府的基本隊伍，其後楊希閔還兼任滇桂聯軍總指揮。

那時候北洋直系連續戰敗皖系、奉系、曹錕、吳佩孚抬出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正以「恢復法統」爲口號，骨子裏却在積極進行武力統一。 國父在廣州時刻不忘弔民伐罪，揮師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大業。四川則內戰不已，征伐不休，雲南、貴州、湖南俱則以「聯省自治」與北洋軍閥對抗，全國分爲三個陣營。舉國同胞莫不寄望 國父的北伐雄師打倒軍閥，拯民于水火。可是陳炯明盤踞惠州，施大本營以重大威脅。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軍則在州瓜分防區，把持稅收，他們包庇煙賭，大刮地皮，把廣州城裏鬧得污煙瘴氣，一打起仗來就跟 國父伸手要錢，驕兵悍將唯利是圖，不聽指揮，使 國父爲之深惡痛絕。幾次三番的北伐計劃，都因爲滇桂兩軍陽奉陰違，竟告臨時中止。從全國各地輾轉而來歸於 國父麾下的湘軍、豫軍、贛軍、粵軍、山陝軍、鄂軍，甚至連中央直轄軍都受到滇桂軍的排擠，餉源無着，補給困難。這種情形乃使 國父痛下決心建立黨軍，創辦黃埔軍官學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直奉二次大戰爆發，九月五日， 國父決定督師北伐，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兼廣東省長，以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當時 國父鑒於廣州形勢險惡，楊劉拔扈，商團生變，陳炯明尤在惠州負隅頑抗，始終是革命根據地的心腹之患，唐繼堯已由滇及黔，野心日熾。爲了防患未然，他對唐繼堯勢必預爲安撫。因此 國父在九月十六日特地以大名師名義電咨唐繼堯，通知他業已被推選爲副元帥，促他宣佈就職。 國父在這封電報中告訴唐繼堯說：

「大盜恣橫，尙稽顯戮，中原倣擾，羣起義師，期集賢哲。爰於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務軍事聯合大會，僉謂貴執事勤勞國家，功績迭著，宜有崇號，以董戎行。用是推公爲副元帥，式惟提挈之用，以成康濟之助。相應咨行，希卽宣佈就職。」

嗣後，國父又致電唐繼堯，任他爲川滇黔總司令。可是唐繼堯在國父的這兩通電報之間却有個選擇，他獲得國父的川滇黔總司令委令以後，馬上就在昆明組織建國聯軍，委任了三位總司令，計爲滇軍總司令胡若愚，川軍總司令熊克武，黔軍總司令劉顯世。祇不過，對於政務軍事聯合大會推選他爲副元帥，唐繼堯却一味堅辭，他覆電國父，有所陳述，茲誌原電文如下：

「西南夙以撥亂救國爲職志，寧能袖手旁觀？現我公移駐韶關，誓師北伐，凡屬袍澤，均當執鞭弭以從。前經各省同志，共同在滇會議，組織建國聯軍。惟副元帥一職，名分較崇，愧無以應，擬俟軍事進展，再推勛高望重之人，以副海內之望。」

### 國父逝世變起三迤

唐繼堯拍這一個覆電，字裏行間，似乎相當誠懇。但是推究他的用心，也可以說西南各省合作不成問題，對於國父出師在即的北伐軍事，他却並沒有全力支持的意思。他分明是利用團結西南討伐曹錕、吳佩孚的幌子，頭一步先把他的川滇黔聯軍加以恢復。唐繼堯要的是川滇黔聯軍總司令，把滇軍勢力再伸展到川黔兩省。對於追隨國父北伐，充任國父的副帥，他竟直接了當的表示辭而不受。換言之，國父號召西南團結是爲了討伐曹、吳，唐繼堯則藉此增加自己的力量，充其量也不過與曹吳相對抗而已。這兩者之間距離相當的大。

所以，當但懋辛和石青陽到廣州晉謁 國父有所會商之後，啣 國父之命入滇，力倡西南各省從新聯合，那唐繼堯是滿口答應，毫無異議，他馬上就召集各界開會討論，一致表決組織建國軍總司令部，以他的五華山公館為辦事地點，九月二十二日開始辦公，十月一日啓用印信，唐繼堯的川滇黔聯軍總司令宣告視事，將雲南和貴州的軍隊編組為八個軍，因為川軍猶仍無意參加他那個陣容。

龍雲，就在這一次的好機會裏水漲船高，更上層樓，他終於當上了軍長。唐繼堯所編組的八個軍軍長人選如下：

- 第一軍軍長 唐繼堯
- 第二軍軍長 胡若愚
- 第三軍軍長 石青陽
- 第四軍軍長 吳醒漢
- 第五軍軍長 龍雲
- 第六軍軍長 何海清
- 第七軍軍長 劉顯潛
- 第八軍軍長 周西成

其中就祇有石青陽的第三軍，是熊克武和石青陽兩位所招撫的湯子模一個旅，後來這支部隊被熊克武帶到廣東，沿途星散。第七、第八兩軍則是黔軍隊伍，劉顯潛是劉顯世的弟弟，周西成後曾崛起，當過貴州省主席。其餘的，都是唐繼堯的部隊。所以，從唐繼堯重建滇川黔聯軍時起，他又恢復了軍師旅的編制，而且，滇軍

已經擴充到五個軍了。

滇軍五軍之中，唐繼虞在黔，是唐繼堯的胞弟，胡若愚也在貴州，還不時的竄入川境，興風作浪，跟川軍第一軍總司令熊克武很是接近。龍雲、何海清，都是唐堯的心腹親信。唯有第四軍軍長吳醒漢，他是湖北黃陂人，辛亥武昌首義，他担任第一路指揮官，進攻瑞澂的湖廣總督衙門，民國二年他曾參加二次革命，失敗赴日，民國四年他奉 國父之命返鄂，組織軍隊，驅逐侵入湖北的北洋系鄂督王占元，又不得成功，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吳醒漢和柏文蔚、藍天蔚、蔡濟民起靖國聯軍，宣佈鄂西獨立，他用過唐繼堯靖國軍的番號，算是和滇唐有了點淵源。民國十一年 國父派他為靖國軍司令，總統府參軍。西南各省團結北伐聲中，他到了昆明，唐繼堯給他建國軍第四軍軍長的名義，兼湖北宣撫使，叫他到湖北去建立部隊，十四年他就辭了職，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病故家鄉，所以建國第四軍僅有虛名而已。

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國父順應唐繼堯的要求，改討賊靖國軍為建國軍，他並且正式任命了下列的各高級將領：

副大元帥兼川滇黔聯軍總司令 唐繼堯（湘軍）

建國軍北伐中央總指揮 宋鶴庚（湘軍）

左翼總指揮 朱培德（中央直轄軍）

右翼總指揮 盧師締（中央直轄軍）

先遣隊總指揮 樊鍾秀（豫軍）

但是，十天以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北洋直系將領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兵變，馮玉祥倒戈

白面霸王唐繼堯

，同師襲北京，把北政府總統曹錕關在延慶樓。使吳佩孚自山海關潰敗，退到北京，附輪南下。張作霖、馮玉祥又將段祺瑞抬出來，當臨時執政。這一幫人電請 國父北上，共商國是。 國父遂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總統職權，派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 國父入京，旋即得病，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正當全國同胞同聲哀悼的時候，唐繼堯却認為他的大好良機來到，他立刻就開始動作。

### 唐繼堯取煙誤戎機

唐繼堯不是曾經力辭副元帥一職的嗎？當國父逝世的消息傳出，他靈機一動，幡然變計，三月十七日又公開聲明就副元帥職了。在他想來，大元帥病故，就該由副元帥繼其位。 國父在世的時候，一而再的請他擔任副帥，他不肯就， 國父方逝，他却想篡大元帥的位了。他發一道偽令，命在廣州的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為廣西軍務督辦，劉震寰和唐繼堯向來是一鼻孔出氣，勾得很緊的。劉震寰一得唐繼堯的委任，就想把他的隊伍拉回廣西，接應唐繼堯的滇軍，再回過頭來攪奪革命根據地——廣東。與此同時，劉震寰又跟同在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相勾結，再拉一位帶着湯子模一旅殘餘到廣東就食的熊克武。他們的陰謀是唐劉合師圍粵，以楊希閔、熊克武作內應，廣東勢將成為唐繼堯的囊中之物，不難手到擒來。

然而，唐繼堯的這個如意算盤又打錯了，他過於低估國民黨的新興力量，時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的蔣先生，親率軍校學生和黃埔兩教導團，會同在粵滇軍、桂軍與粵軍，二月一日開始東征，討伐陳炯明。儘管担任左翼的滇軍桂軍陳炯明私相勾串，徘徊觀望，但是蔣先生的右翼軍却大奮神威，一路勢如破竹。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十三日東征軍右翼棉湖大捷，以教導第一團的千餘之衆，將陳炯明的萬餘精銳一舉擊潰，陳炯明逃



往香港，叛軍幾於全部肅清。於是，蔣先生自潮梅回師，六月十一日，只用兩個旅的兵力，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將滇桂兩軍五六萬之衆繳械的繳械，消滅的消滅，楊希閔、劉震寰逃到上海，熊克武圖謀不軌，被扣留在虎門砲台。唐繼堯窺粵的接應與內應，一日之間就冰消瓦解。

遠在雲南的唐繼堯，也是出師不利，馬失前蹄。他在聽到國父逝世噩耗以後，乘廣州之危，馬上調兵遣將，大舉犯粵。他派出兩支人馬，一支是乃弟唐繼虞的建國第一軍，一支是龍雲的第五軍，和胡若愚的第二軍。唐繼堯命唐繼虞由貴陽向柳州，平樂，出小北江。龍胡二部合在一處，從雲南省境，循廣西百色，直薄梧州。龍雲、胡若愚多年以來就巴望着這個伸展勢力，進而攫取地盤的好機會，他們興高采烈，兼程疾進，通過滇桂邊境蠻荒地區，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打到了廣西南寧。然而，由貴陽南下的唐繼虞部隊，却一等再等音信杳然。唐繼虞那一路的行軍路線比龍胡近得多，沿途更少山川險阻，爲什麼會師行期的呢？往後一打聽，才曉得是因爲唐繼虞出貴州攜帶得有大批鴉片烟，他特地上湖南去打了一轉，把鴉片烟全部脫手，再開向廣西。就由於他這一耽擱，影響了龍雲、胡若愚向廣東進軍。不旋踵間，消息傳來，楊震寰、楊希閔的桂滇聯軍已經在廣州被蔣先生全部解決。龍雲、胡若愚瀟於黨軍聲威，不敢貿貿然的闖進廣東了。一場好夢，全部落空，不但唐繼堯的西南王當不成，還像鷄不着蝕把米，勞師動衆，徒勞無功，滇軍祇好垂頭喪氣的再開回去。

龍雲和胡若愚意興快快的折回雲南，雲南將領對於唐繼堯的貽誤軍機，敗壞全局，一致表示憤慨怨對。他們要求唐繼堯對不肖的乃弟施予嚴懲。因爲唐繼虞違紀失律，後果太嚴重了。垂手可得的廣東廣西都沒有撈到，反而丟了由唐繼堯督理軍務的貴州；——唐繼虞、胡若愚相繼率部出黔，貴州就已經交回給劉顯世了。唐繼堯不可能再有派隊入黔的藉口，何況吳佩孚一力支持的黔軍總指揮袁祖銘，十三年間就有了六師十二旅，四萬

餘人的兵力，隨時在作由川返黔的打算。此外，在廣東的劉震寰、楊希閔、熊克武實力悉遭消滅。唐繼堯多年的經營，至此毀之於一旦，他又祇剩下孤零零的一個雲南省了。

#### 四軍驅唐禍起蕭牆

假如唐繼堯能够讓顏返滇的唐繼虞，休息一段時期，平一平滇軍將領的怒氣，唐繼堯也不至於落到衆叛親離的地步。可是他非此之圖，他實在是私心太重，過於愛護他這位不爭氣的老弟了。唐繼虞回到昆明，他非但不加處罰，還派他出任雲南講武堂總辦，唐繼堯又時刻不忘培植他本身的勢力，仗着他在他哥那裏一向予取予求，言聽計從，唐繼虞竭力擴充他所主持的雲南講武堂，分設將校隊、軍官團、入伍生隊，餉械補給，一律列於最優先。他再利用調訓的機會，收買人心，掌握各級部隊的軍事幹部。使雲南四個軍的軍長內心疑懼，時感威脅。心想大爺唐繼堯已經够難侍候，將來三爺唐繼虞上台，那就更難應付了。再加上唐繼堯對他哥的影響力未免太大，他什麼事情都要管。於是在四位軍長人人自危的情形下，終於掀起了民國十五年春四軍長驅唐（繼虞）事件。

驅唐事件以龍雲、胡若愚爲主角，他們陳兵昆明城外，代表滇軍全體，要求唐繼堯立刻將唐繼虞免職，驅逐出境，其餘的兩位軍長張汝麟，李友勛則遙爲聲援，一致響應。由於變起倉卒，一時又找不到轉圜調解，開談判的人選，使安居昆明城裏五華山上的唐繼堯慌了手脚。在急切無奈中，方始想出了個勉可担任調人的劉震寰來。

劉震寰和唐繼堯關係很深，他的隊伍在廣州被黨軍擊潰，逃到上海，唐繼堯曉得了他的下落，立刻就派人

把他接到昆明。給劉震寰一個雲南講武堂主任教官的名義，在翠湖風景區撥了一幢渠渠華屋，供他小住。劉公館經常有一排衛兵担任守衛，滇洋鴉片更是源源供應。使劉震寰自此安享餘年，樂不思桂。

唐繼堯以爲劉震寰終究是客，居於第三者地位，可以傳達雙方意見。他挽劉震寰出面調停，劉震寰義不容辭，當即慨然應允。他單騎出昆明，見到了龍雲和胡若愚，一開口就說：「聯帥（指唐繼堯）要我傳話，告訴各位。如果各位這次舉動，意在聯帥，那他可以立刻離滇，宣告下野。否則的話，各位有什麼意見，只管說出來，大家協商解決。萬萬不可妄動刀兵，糜爛地方。」

龍雲和胡若愚立即矢口否認他們對唐繼堯有任何不利之舉，背叛之心。龍胡表示始終效忠唐繼堯，擁他到底，他們這一答話，反倒使劉震寰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了，他緊接着便問：

「既然你們各位對聯帥照舊擁護，並無二心。那麼，即使有所意見，也一定是於聯帥有利的，何不當面去跟聯帥說呢？」

劉震寰的這幾句話，說得振振有詞，龍雲、胡若愚，不免也瞠目結舌，無詞以對了。這時候，劉震寰還以爲他們是害怕唐繼堯一旦翻臉，會把他們處決，有以重振聲威，嚴明紀律。因此，他主動建議，讓他留在城外，作爲人質，保證龍胡入城和唐繼堯面商時的安全。然後，他勸龍雲道：「你原是聯帥的近衛旅旅長，在聯帥身邊多年。你和聯帥之間，一向無話不談。依我看，最好由你担任代表，面謁聯帥，陳述一切。」

龍雲一想，雙方避不見面，只有越弄越僵。因此，他點點頭，答應了。親自入城謁唐繼堯，面達滇軍全體將士的要求，只消唐繼堯離開雲南，一場風波，立可解決。唐繼堯也明白在這緊急關頭，他再想維護他三弟，勢將連他本身都難保，當場就答應了下來。而且他馬上就請劉震寰護送唐繼堯出境，取道安南，轉赴香港。

滇軍四軍長，都派兵護送，表示禮貌。一場滇軍內鬨，終以喜劇收場。不過，唐繼堯對於乃弟之被放逐，始終耿耿于懷，不憚於心。他的態度漸趨消極，壯志雄心似亦消磨殆盡。悲悲悵悵的到了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終告病逝五華山。「粉面霸王」，南方之強，首義、護國、護法的一世之雄，治黔一年，主滇十五載，死時得年僅四十六歲。

### 龍雲入籠幸演捉放

早在民國六年九月，廣州舉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國父會命章太炎賚元帥印入滇，促唐就職，却被唐繼堯以一套太極拳，使章太炎有辱使命，不得結果而返。但是，唐繼堯死後，章太炎却作了如下一聯，表示悼念，對於唐繼堯的一生來說，這副聯算是很切合事實的持平之論了：

功似周絳侯，才似李西平，僭竊已除，獨秉義心尊粵主；  
燕侯晚求仙，齊桓晚好內，雄圖雖激，終于民國是完人。